宋文文山先生全集

宋盧陵　文天祥文山父　著

明武林後學鍾　越異庵父評閱

兄　鍾天均小天父

鍾天墀九瞻父　較

弟鍾　超上士父

記

吉州州學貢士莊記

物之在天地間自銖粟以上莫不有主名獨貢士莊所儲以擬夫三歲大比士之送上春官者有司不知誰宜

坡老云不得錢不可以取物不得意不可

以用事此文之妙在於用意

得之取什伯於千萬亦無敢自必爲已得其亏奪之殆有物焉逸史稱隋末一書生所居抵官庫有數萬錢欲取之神人訶之曰此尉遲公錢也泉者天之利器惟天能以與人則夫任貢士莊者殆爲天守利器以俟夫天之所以與人者充是心以往眞無所爲而爲之其爲仁豈不至而爲義豈不盡乎咸淳六年簡池趙君必禴來爲廬陵教授作興斯文教養畢具則按貢士莊之舊稽其所出內歲錢穀幾何廬陵士甲江右一科數路資送四五百人衰多益寡稱物平施末之云耳於是有增田之議一之日置尹氏租爲米八十斛二之日置彭氏租爲米一千一百九十二斛趙君猶以爲未足則曰傳而益之其來者之事哉添差教授番陽程君申之繼至相與詣郡請蠲賦吏持難易閣弗下永嘉繆侯元德甫下車二君申其請侯慨然曰奈何與吾黨校瑣瑣乎復之不崇朝亏聞而異之以爲侯與廣文之用心皆所以奉天道之不及者也古之爵人言必稱天國家謹惜名器自他蹊者悉僥倖惟進士科使四方寒畯操觚而進付得失於外有司而定高下於殿陛之親權公卿大夫繇此其選當是時天子宰相一不得容心於其間亏嘗謂今世惟科舉一事爲有天道行焉士脩於家試於鄉

王司思所以奉天命不及者少

科舉一事有天道小試則亡

孔明事業定於隆中伊尹功勳不出莘野

如探籌然以信夫天命之所遭而爲貢士計者積倉裹糧共其道路先事而爲之備隨天命之所與而後與之是心也豈復有內交要譽之私哉予故曰皆所以奉天道之不及者也是宜書且夫取士於天下將以爲天下用人之常情其窮也不爲利疚則其達也不可以非義屈後之臨大節斷大事決非異時簞食豆羹見於色者之所能也夫使郡國上其賢能而漢人續食之意隱然寄於學校士得以直走行都而無僕馬後顧所望於人也輕則所以全於已也大是邦學者世脩歐周之業人負胡楊之氣如有用我執此以往是舉也世道微有賴焉爲益益可書也已是莊創始於尚書胡公槻隸於學者米二千二百斛有奇前丞相葉公夢鼎爲郡增六百三十斛有奇前教官黃君愷伯增一千三百六十斛有奇前趙侯興榘增四百一十斛有奇自二教創後施君郁鄭君師皐增二百五十斛有奇合今所增通爲米六千一百斛有奇以學諭提點莊事劉少南張敏子云八年八月記

盛舉也益爲可書

吉州右院獄空記

吉州右司理院迺開慶元年五月獄空九月又空明年五月又空吉爲州凡三獄曰州院曰左司理院曰右院其

寫事畢出情曲

讖彈甚妙

一也方千里之國未易爲理而物之不齊其情固然省刑罰止獄訟賢者雖欲爲之而格於其勢之所不可長老傳說以爲自南渡百餘年惟乾道庚寅嘉定甲申獄嘗空乾道事不知何如嘉定間南昌張別駕被旨攝廬陵郡初張宰清江得米南宮獄空二字勒諸珉以詔不朽洎來吉摹本遍付諸獄不三月遂皆以空告由今推之爲長民者一念之善感召和氣可也上有所好下從而逢之是未可知夫以百餘年兩見之事可謂稀闊而其可疑又如此然則雖謂之絕無僅有可也今司理君爲政寬允嘗平反死事二法應賞君不自以爲功當路論功亦不及人謂君超然利害之表君曰吾盡吾心而已而何賞之較君實有愛人利物之心哀矜庶獄無所不用其至人人自以爲不冤獄空遂爲常君書三考候代者未至歲月有奇獄空之事其二在考內其一在候代時院之設久矣官此者幾人得闕而來受替而去其間可紀之盛百餘年僅僅兩見今君受任三考已能配此曠絕之蹤而書滿已後迄臻三美君職於其事可謂無愧矣此而不書後將何觀雖然予嘗上下世變觀之自畫象之化遠人心之樸日以散惟成康時曰刑措不式漢文時幾致刑措下此則唐初死囚歸獄之事人以

終非贊語

爲奇。蓋唐虞後至今三千餘年。而斷獄之省。數不過三。四海之大。兆民之衆。不可以一院比也。然聖人得國而爲之。持之以道。使民遷善遠罪。而不自知。其效驗近卜於期月三年。而遠亦不過於必世。夫古今刑措之日。既如此其難。而區區空一院之獄。又如此其不數。聖人之志其遂不可行邪。雖然。由君之事。則百餘年間。職業之可書。曾不一再。而君以歲月爲之有餘。天下事信不可爲乎。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此予所以初爲世道感而以其尚可爲者深幸也。嗚呼君其毋以自足哉。君姓洪名松龍嚴陵人。

龍泉縣太霄觀梓潼祠記

龍泉邑治左。出門行數百步。有太霄老子宮焉。辛酉之春。予登其巔。四山拱趨。天宇高曠。會令方營度作梓潼君祠。邀予爲字。曰元皇之殿。既爲從事。六月殿成。明年令若士以書諗曰。役之初興。君實來辱爲之書請卒記之。邑爲吉上游。山川清拔。民秀而文。天聖以來。高科鼎鼎出有位至侍從。以忠直自奮。尚論文獻者歸焉。維郴實接壤。桴鼓數震。令初至。適江上有警。郴寇益乘以譟。周旋軍旅。不得以間事平。令謂吾幸爲禮義邑。雖倥偬不容不爲俗化地。況少須暇乎。稽諸圖志。庭廟鱗立。吾

鼎鼎字新

令作是想則不難治

黨之士獨無所敬祀會賓興詔下乃進諸生謀曰今三歲大比試者以文進將文而已乎意必有造命之神執其予奪於形聲之表者蓋元皇是也士之所自爲行爲上文次之神所按壹是法合此者陟違此者黜人謂選舉之權屬之有司不知神之定之也久矣蜀山七曲神所宅之國衣冠文物莽爲風塵惟神元命實始吳會英靈赫赫將從君父所在而依之是以江湖以南神迹多著此固士之所當欽崇而景仰者舍而不祠惟缺典是懼議遂決于筮詩曰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又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夫人一動之微而不可遺也惟經傳統謂之神未有所指名近世貴進士科士以得失爲病自元皇廟食於是始有司桂籍之說化書所謂九十四化變遷推移曠千百歲雖涉於不可測知然神生爲忠臣孝子殁爲天皇眞人取士本末實昉於人心義理之正明有禮樂幽有鬼神果哉其不誣矣孟子曰天爵仁義忠信人爵公卿大夫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聖賢不語怪而教人先內後外未嘗非神之意神雖游於太虛而考德問業初無戾於聖賢之言其在祭法苟有以明民成教宜與祀典則神之

于祖忠憲公發榜前夢至上帝所出場中卷視之有石青字批云文至德益至詞脩行益脩已而果第公言誠是也

上帝臨于式敬是圖

敗行人對此寧不惕然

神道設教取之此

說得十分關係令人悚惕

有祠豈緇黃之官之埒邑有先民典刑大冠逢掖爭志策厲爲臣止忠爲子止孝此其內心固油然不自已而況高山仰止明神在前則其戒謹恐懼工力當倍他日拔起諸生彬彬知名則居公卿大夫之位必將有仁義忠信之人令之此舉於人才甚有功於方來世道非無所關係豈曰以區區科目望其人而惠徼福於神之一顧哉祠翼殿以廡丹堊具鍾鼓供器如式像設居中內而父母婦子事親之道孝之屬也外而侍御僕從爲臣之道忠之屬也費錢七十萬有奇十萬爲令俸餘裒多迄於城觀下古曰龍頭里因其名爲坊扁額校書即姚君勉筆也令方爲遠者計廉用積餘市田以奉祠事繼今邑之士其受令之賜永永無斁令陳氏名昇三山人初攝事繼辟今任云

文山觀大水記

自文山門而入道萬松下至天圖畫一江橫其前行數百步盡一嶺爲松江亭亭接堤二千尺盡處爲障東橋橋外數十步爲道體堂自堂之右循嶺而登爲銀灣臨江最高處也銀灣之上有亭曰白石青崖曰六月雪有橋曰兩峰之間而止焉天圖畫居其西兩峰之間居其東東西相望二三里此文山濱江一直之大槩也戊辰

歲余自禁廬罷歸日往來徜徉其間蓋開山至是兩年餘矣五月十四日大水報者至時館中有臨川杜伯揚義山蕭敬夫吾里之士以大學試羣走京師惟孫子安未嘗往輒呼馬戒車與二客疾馳觀焉而約子安後至未至天圖畫其聲如疾風暴雷轟豗震蕩而不可禦臨岸側目不得往視而隔江之秧畦菜隴悉爲洪流矣及松江亭亭之對爲洲洲故垤然隆起及是僅有洲頂而首尾俱失老松數十本及水者爭相跛曳有偃蹇不伏之狀至障東橋坐而面上游水從六月雪而下如建瓴千萬丈洶湧澎湃直送乎吾前異哉至道體堂堂前石

奇想妙句

林立舊浮出水面如有力者一夜負去酒數行使人候六月雪可進與否圍棋以待之復命曰水斷道遂止如銀灣山勢回曲水至此而旋前是立亭以據委折之會乃不知一覽東西二三里而水之情狀無一可逃遁故自今而言則銀灣遂爲觀瀾之絕奇矣坐亭上相與諧謔賦唐律一章縱其體狀期盡其氣力以庶幾其萬一

長吉奇句

余曰風雨移三峽雷霆擘兩山伯揚曰雷霆眞自地中出河漢莫從天上翻敬夫曰八風捲地翻雷穴萬甲從天驟雪騣惟子安素不作詩聞吾三人語有會於其中輒拍手捋鬚捧腹頓足笑絕欲倒蓋有淵明之琴趣焉

無言詩

倚闌踰時詭異卓絶之觀不可終極而漸告晚矣乃令重馬從後四人携手徐步而出及家而耳目眩顫手足飛動形神不自寧者久之他日余讀蘭亭記見其感物興懷一欣一戚隨時變遷余最愛其説客曰羲之信非曠達者夫富貴貧賤屈伸得喪皆有足樂蓋於其心而境不與焉欣於今而忘於前欣於後則忘其今前非有餘後非不足是故君子無入而不自得豈以昔而樂今而悲而動心於俯仰之間哉余憮然有間自余得此山余之所欣日新而月異不知其幾矣人生適意耳如今日所遇霄壤間萬物無以易此前之所欣所過者化已不可追紀余意夫後之所欣者至則今之所欣者又忽焉忘之故忽起奮筆乘興而爲之記且諗同游者發一噱。

通身皆山水

公之此記亦云

樂在其中可尋得否

鄒文叔垂芳堂記

吾鄉上游有隹木連理生於鄒公長者之地不知幾何年益公取以補廬陵圖誌木濱水如老蛟夭矯有騰驤怒起之勢咸淳八年秋一夕大雷電以風木隨水而飛又二年秋有蓮一蒂雙華出於文叔北窻下苔池中文叔長者曾孫也連理表章於乾淳間鄒氏始享有其瑞余聞長者一再傳皆恂恂友愛同氣並根既碩且蕃實

老蛟飛矣

生來仍。今文叔之庭。二季競爽。兩孫端美天將昌之。其殆視同頴兩岐。絪緼坱圠而未有已乎。文叔喜而命余題其堂曰。垂芳。夫一草一木之微比於太虛。僅同毛髮。而鄂不韡韡。兄弟之親小雅所爲賦也。於吾心得無感乎。余旦夕尚徘徊新堂。爲君賡棠棣之一章。

李氏族譜亭記

蘇老泉有族譜引又有族譜亭記引專言父祖子孫出於一本不可忽忘。記則以鄉人不義不睦者爲戒。愚嘗謂引之詞極論骨肉之所從而動其內心之愛此宜與賢者道至於記之所載其言他人戕賊之故而惟恐族陷於不淑羞惡之心人皆有之則此訓又親切焉西山李氏家於龍泉數百年先世有諱穀者與頴濱遊老泉之譜引自以爲得於面授而切意其亭記尚未及見也今其族放蘇氏作族譜亭以不忘先世頴濱之交以庶幾老泉之意有名繼祖者又脩復之以紹前志爲余求字余爲之書而樂道其美夫其譜引先世既自得之以遺其子孫。今其子孫固已識先世之用心矣余猶以爲未也則告諸繼祖歲時聚族拜奠亭下更願與蘇公亭記各各觀誦一過使爲長上者復申告之曰謹毋爲鄉之某人者。

因亭記以普士、祖父之澤爲子若孫幸而礪之

蕭氏梅亭記

廬陵貢士蕭元亨江西帥平林公之孫贛州龍南縣丞之子蚤孤有立克肖厥世於其讀書游息之暇有自得焉乃作亭於屋之西偏周之以徑被徑以梅亭後有廊有詩畫壁間前方池廣五尺飼魚而觀之鄰墻古樹蔽虧映帶清風徐來明月時至君領客於此上下笑談客多乃祖父舊遊而君樂從之稱其家兒也君名亭曰梅而屬其客請記於余余昔者登平林公之門入其園臺觀沼渚卉木竹石曲折靡曼登覽幽遠公緩步徐坐杯酒流行古君子也退從贊府與其次子江陵支使昂然野鶴粲然華星南金荊玉應接不暇佳公子也今是園也亭館日以完美草樹日以茂密元亨兄弟又從而增大之夫高臺曲池百歲倏忽此孟嘗君之所以感慨於雍門周者也余於君不十年間俯仰三世昔也念其門之遭今也賀斯園之幸則告於元亨曰天地閉塞而成冬萬物棣通而爲春方其閉塞也陰風觱栗寒氣贔屭衆芳景滅萬木僵立何其微也及其棣通也木石所壓霜露所濡土膏墳起芽甲怒長何其盛也天地生意無間容息當其已閉塞之後未棣通之前於是而梅出焉天地生物之心是之謂仁則夫倡天地之仁者蓋自梅

始今君之樂斯亭而賞斯梅也其何以哉天地莫不有初萬物莫不有初人事莫不有初人心莫不有初君從其初心而充之無非仁者使梅而有知吾知其爲君欣然矣昔東坡記靈壁張氏園亭推本其先人之澤而拳拳然望其子孫且將買田泗上以與張氏游焉余里人辱君好舊矣宜其甚於坡之愛張氏也

衡州耒陽縣進士題名記

衡州進士題名記設於學耒陽隸焉去年歷兵火浸湮毀耒陽宰郴江王某始與其士刻石邑庠以自爲一同人物記邦人欝林教授周君道興介余曰縣之立是碑屬歲大比將作興士氣也冀子爲之記余嘉其勤不得辭按衡進士姓名可考者自祥符省元鄭向而始景祐八人俱擢第郡人侈爲渾化時耒陽居其三嘉定郡貢十八人耒陽又半之間歲往往多得士今邑人於花州之讖翹乎其未憖也雖然科第之末不足爲儒者道天下事固有大於此者矣衡有石鼓書院朱文公實爲記其論世俗之書進取之業以爲志於已者所羞言至謂學校科舉之害不可以是爲適然而莫之救先生所以正人心破俗學者頎乎其志也前輩之流風未遠學者之分內何限屬邑之士其得無所聞乎然則縣之此碑

使身心性命爲言得題名者宜礪

將以紀姓名也豈曰使人歆慕誇羨矻矻然爲物外之歸哉夫在上有師道則在下有善人脩於家有正學則天子之庭有眞儒此令尹與凡邑之士兢兢終日而不能已者也若夫苟焉而學泛焉而仕冒焉而題則後人指之曰某也若何某也若何嗚呼是可不凜凜乎哉

撫州樂安縣進士題名記

撫領縣五進士題名記自太平興國樂公史始以迨於今班班然雖然此記諸郡者縣又各有記郡縣皆以本人物之出而縣又近也樂安自紹興十八年始置縣於時士文富義豐頭角嶄出志氣凜然蓋文物之發越久矣三歲大比由是而計偕者始而二三人繼而四五六七人擢奉常第者始而一人繼而二三人斯盛矣而記未立闕也余同年新淦州（音贛）教授何君時以書來京師曰薦於鄉而仕於國皆士之達也追其已往之不及記待其方來之不勝記將託諸石以詔不朽願假之一言辭不獲按圖志縣始創實割崇仁三鄉與吉之永豐一鄉斯土也蓋文明之會也山川之英扶輿清淑之所藏是故名世出於其間歐陽子之於永豐文恭羅公之於崇仁是其人也今縣東跨西弁收拾奇山水以爲一國風氣磅礴且百年於此斯文之運寖以張王此豈偶然之

地以人靈

故邪雖然二君子所長非科第也有大焉者矣登斯記也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當如何哉當如何哉

瑞州三賢堂記

瑞有三賢祠堂三賢余襄公蘇文定公楊文節公祠堂舊在水南闤闠景定庚午燬於兵前守嚴陵方君逢辰遷之稍西垂成而去某爲君代相遇於上饒君語及斯堂曰瑞人之敬三賢也如生三年無所於祠意閔閔焉余是以亟新之也然塗墍未畢像設未備子其成之成則爲之記某至郡既敬奉君之教遂率諸生行釋菜禮而君書三至諗記之成某不得辭夫瑞爲郡號江西道院然在汴京盛時爲遠小故余蘇二公皆以謫至淳熙間郡去今行在所爲近而楊公江西人雖自蓬監出守殊不薄淮陽也地一而時不同又守郡者與他謫異然瑞人矜而相語槩曰吾郡以三賢重余公坐黨范文正蘇公坐救其兄東坡先生後又以執政坐元祐黨楊公坐爭張魏公配享事使此三賢者皆無所坐安得辱臨吾土噫甚矣瑞人之好是懿德也然三賢所養猶有可得而竊窺者乎范公忤呂丞相而去也未幾復用前日寅緣被斥者以次召還襄公自瑞徙泰乃獨請嶺南便郡以歸愈去愈遠豈非所謂同其退不同其進者耶蘇

郡得三賢而重三賢得先生記之而重郡不益重耶

公世昧素薄。其記東軒。謂顏氏簞瓢之樂。不可庶幾。而日與郡家收緇鉢之利。曾不以爲屈辱。異時再謫。三徙之餘。退老潁濱。杜門却掃。不怨不尤。使人之意也消。若楊公則肆意吟哦。筆墨淋漓。在郡自爲一集。與疇昔道山羣賢文字之樂。無以異也。若三賢者。豈以擯斥疎遠不以累其心者。其流或至於脩然遠舉。超世遺俗。而三賢又不然。余公用於慶曆。蘇公用於元祐。蹇蹇匪躬。皆在困躓流落之後。楊公當僅存用事屢召不起。報國丹心。竟以憂死。凛然古人尸諫之風。嗚呼。此其所以爲三賢歟。歐前言之。吾知在瑞之時。

觀人者當以此爲法

知心在隱

樂天。安土。歐後言之。吾知在瑞之時。乃心罔不在王室。嗚呼。此其所以爲三賢歟。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太史公曰。雖爲之執鞭所欣慕焉。瑞人之敬三賢也。又於此思之。當有以稱方君所爲。欲記斯堂之意。某於先正無能爲役。

建昌軍青雲莊記

大農簿趙侯守旰之明年。建青雲莊。成。侯旦夕受代行矣。移書請記於廬陵文某曰。大江以西縉紳衣冠旰爲盛。旰賓興薦士三十七。江山奇氣。發天地之藏。未艾也。郡有庫。邑有莊。皆以貢士名。賦鹿鳴興計偕者。僕馬道

快舉激厲士氣

路而無虞矣則後自念士方奏名待對皇帝王伯之規模造端發軔如火始然奈何以旅瑣瑣病寒畯乎會南豐有寺曰安禪燬於寇田若干無所於屬於是復其租稅爲屋四楹乃積乃倉於寺之廢址命曰青雲莊錢穀有司三歲一會凡盱之試御前者贐各有差所爲厚士天下其徒蚕食阡陌相望有志之士嘗欲磨以歲月聽其消亡士大夫蔽於福田利益之私非惟無救於敝更張之侯也炳然大觀右儒而左釋制其膏腴移彼於此正合前賢建置可謂執德而不回者矣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夫浩然者際天地而常存不假外物而爲消長士豈以侯爲逸已哉詩云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釋者曰古者貨貝五貝爲朋百朋得祿多也小雅之序菁菁者莪樂育材變小雅之次菁莪者傷其廢禮以君師在上取其長育人材者禮如何其廢之矧諸侯奉天子命守土有國士賢者能者悉上送春官勸駕續食固其所也侯推廣國家樂育之意知盡禮而已與之者非以爲恩受之者豈以爲不屑哉莊生論鵬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風斯在下本放曠者寓言自隋唐以來世人尊異科第若青雲者放之而爲之辭

古之人其身益高其心益危人以爲瞻望不可企及乃其憂責之始士之於一旦豈眞以發身爲汗漫乎哉易之象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士待對時也雲雷屯君子以經綸士澤物時也俟誠有望於人物有意於世道有以爲需之飲食俟事也無以爲屯之經綸士責也俟不負士士亦不負俟是爲不負所學不負天子俟名孟適董莊事者前逼判臨江軍曾君稹新袁州萬載縣主學徐公應午貢士庫名存而實湮以白金二十鎰補其籍改庫爲田以利久遠其出內則隸是云

贛州重脩清獻趙公祠堂記

郡所在祠先賢之爲守者守得祠以遺愛然而百世之下君子之澤有存焉者寡矣而聞其風爲之興起尸而祝之不謀同辭識者於是上下世道而觀其大節焉故叅知政事贈太子少師清獻趙公抃歷事仁宗英宗神宗以忠亮純直爲時名臣公嘗治虔治益治杭治越其政本之以清淡行之以簡易寬不爲弛嚴不爲殘使在漢氏課功第能當不在循吏下抑公所爲大過人者不寧惟是當王安石變更祖宗法海內騷動廷臣唯諾趨走莫敢後先獨與司馬文正光范忠文鎭唐質肅介甫爭論不少假借至上疏言財利於事爲輕民心得失

爲重不罷青苗使者非宗社之福公卒去位小人相繼用事濁亂天經蘖牙禍根荆舒之罪穢汙簡冊如有一个臣斷斷猗無他技中原遺老炳然元龜天下後世感憤追想猶凛凛有生氣嗚呼此其所謂大節關係於世道治亂升降而不可誣也咸淳六年知贛州大宗丞番陽李侯雷應以公嘗辱爲是邦始至訪公祠所在郡治故有祠與濂溪並自濂溪移祀於學前守陳公宗禮始建公廟於城之東偏歲時妥侑習爲故常屋弊且壓神不顧享侯慨然曰是不可憚改會歲豐人和庭無徵發於是棟楹欄檻之腐敗撓折者瓴甓丹雘之疎漏漶漫者神位祭器之缺失不如禮者所費儉約一日新美又更爲之門俯臨大衢非徒侈觀使過者敬恭焉明年夏五落成侯時已除湘南刑獄使者將行走書屬某記之某惟吏道苟且逐末忘本久矣侯之先公忠清有風裁於世侯得之見聞獨能尊事文獻景行先哲風示邦人以繹教思其淵源有自來哉清獻距今二百餘年贛石公所鑿也章貢臺公所創也公之事遠矣而其山川猶有衣被其餘者贛人之思之曰公生而德澤在吾土公之賜也公死而典刑在吾土公之賜也嗚呼公之在熙寧也當時小人號爲得志富貴澌盡終歸無有贛何地也

靈光顧存孙期耳

生出情景更自生色

而公祠在焉後公而爲贛者而公之祠歸然靈光何其懿也嗚呼士大夫之於當世其大節可不謹哉可不謹哉

贛州重脩嘉濟廟記

今天子咸淳六禩大宗丞權侍左郎官李雷應被旨知贛州贛地大而俗囂山寬而田狹俗囂故易以譟田狹故易以饑侯未至以爲難將至以爲憂乃七月下車膏雨霈流嘉氣塞集民聲大和四郊以寧侯悅莫喻所從來也百姓歌之曰我土溟溟黍稷芃芃孰啓我侯我神之功我氓蚩蚩牛犢麑麑孰相我侯我神之威侯驚召父老進而問故曰是何神也父老相率告於庭曰州之東有廟曰嘉濟自秦漢以來血食至今我民司命匪神其孰尸之侯恤然曰我何以得此於神哉抑神實德我我其有不致力於神廼遹肅邊豆乃潔牲牷晨起詣廟以謝以祈既竣事周視庭宇不遑於寧始建議營度刊木於厓浮竹於津厥材既堅厥工惟時植圮支仆撤去庫陋傭力奔走咸勸於事堂皇言言廊廡嚴嚴有門秩然有亭翼然於是神位具宜廟制大備王宮皇皇衮冕嘗衣祠既畢則以其餘脩道達以便來游者葺三浮梁以便絕江者錢奇二百萬粟奇二百碩悉出侯所節縮故

役成而人不知明年四月侯除荆湖南路提點刑獄未行粟布在市蠶麥滿野雞犬相聞達於嶺表訖侯去視始至如一日焉百姓復歌之曰奕奕廟貌我侯新之侯爲我民匪神是私田有稻梁野無干戈微侯之賜胡以室家遑舞僊僊伐鼓淵淵何以報侯萬有千年寧時臥山中州從事具本末來屬予書其事予按祭法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神之爲靈昭昭矣謹叙次于方納諸廟門爲記

贛州興國縣安湖書院記

贛州興國縣安湖書院記

贛興國縣夫子廟在治之北門縣六鄉其五鄉之人來游來歌被服儒雅東二百里曰衣錦鄉其民生長斗絕險塞或爲龍蛇瀆於邦經有司黽勉以惠文從事咸淳八年宣教郎臨川何時來爲宰憫然曰使人不可化則性命之道熄矣顧邑校曠越不克施乃夏四月即其地得山水之勝議建書堂以風來學召其豪長率厲執事堂庭畢設講肄有位肅又拔其望四人爲之長冬十月令率諸生以牲幣薦於先聖先師樽俎旗章等威孔嚴環觀愕眙屏息胥忭黧老婦子轉相傳呼然後翕然以儒者爲重令曰吾教可行矣載命胥正秩其比伍家使有塾人使有師如黨庠

文物所以扶教化乃至浹洽荒徼如默應

術岸之意置進學日記令躬課其凡督以無怠又上諸
府改其鄉曰儒學楣之風聲於是山長谷荒人是用勸
咸願進鄉文事率由訓程傳曰天地之道浸言化以漸
也風俗之積幾千百年而令一朝變之固若速歟是共
惟國家五星聚奎實開文明皇祖制詔天下州縣立學
所在表章儒先復創書院三代以下斯文彬彬焉先民
有言地氣自北而南粵從衣冠正朔啓我吳會自江以
南悉爲鄒魯今也退荒陋僻沐浴教恩如狂得瘳如迷
得呼王澤之滲漉日深地氣之推移日至此豈偶然之
故哉余於今爲同年進士適守是州今奉天子明訓以
字民爲職能廣學愛宣德化是爲不辱威命將上其事
於朝復諗之諸生曰昔有文公設教於潮潮人趙德以士
見招維文與行倡於齊民其則不遠德哉若人諸生拱
則張叔學官弟子畏而懷之彼何人哉叔兮叔兮又進
而前曰某等幸生明世惟師帥不鄙夷之俾獲有聞雖
諸生之長諗之曰昔有文公設教於潮潮人趙德以士
不敏敢不受教請刻諸石以詔百世書院之制前爲燕
居直以杏壇旁爲堂左先賢祠祠後爲直舍繚齋以廡
不後不臨臨溪爲之門堂名絜矩齋名篤志求敏明辨
主善率性成德其門總曰安湖書院某山中所題云

道林寺衍六堂記

余行步長沙。道湘西。登道林寺。舊有四絕堂。指沈傳師裴休筆札。宋之問杜甫篇章也。堂之顏。吾鄉益國周公書之。至是百二十年。公又有記。述蔣之奇語。之奇取歐陽詢書。韓愈詩。而黜裴宋公獨合古今異同。有衍四爲六之說。人之意度相遠如此。僧志茂以庢壓字湧壽公字於石。取公之意。易名衍六。將揭於新堂。予嘉其有二善焉。補唐賢故事。寶乾淳遺墨。非俗衲所爲。爲之嘉歎而記其後。

五色賦記

孟春之二十五日。發舟石鼓。越三日。過衡山宰趙孟傒送縣志遺逸門一段。云寇豹與謝觀同在唐崔喬孫門下。以文藻知名。豹謂觀曰。君白賦有何佳語。對曰。曉入梁王之苑。雪滿群山。夜登庾亮之樓。月明千里。觀謂豹曰君胡不作赤賦。豹曰。田單破燕之日。火燎於原。武王伐紂之年。血流漂杵。前輩遊戲文字。足以解人頤如此。客曰更倣之作黑賦如何。余應聲曰。孫臏銜枚之際。半夜失踪。達摩面壁以來。九年閉目。客絕倒。余曰。君盍賦青如何。一客云。杜甫柴門之外。雨漲春流。衛青塞馬之前。沙含夕照。又一客云。帝子之望巫陽。遠山過雨。

背侵肌刻骨之句

王孫之別南浦芳草連天日黃曰青不於其蹟而於其神亦一時興致所到因反觀寇謝前作惟月明千里得白之神曰雪曰火曰血皆不免着迹且漂杵是武王一處事燎原與田單不相干一客改之曰堯時十日並出爍石流金秦宮三月延燒照天燭地一客又曰夜登庾亮之樓月明千里如何對或對曰秋泊袁宏之渚水淩一天余謂前作已是劣劇後來者又進乎滑稽矣因次第其高下赤豪雄第一黑深妙第二黃神俊第三白脫灑第四青風韻第五或以黑爲冠余亦莫知其定因記之以諗觀者

衡州上元記

歲正月十五衡州張燈火合樂宴憲若倉於庭州之士女傾城來觀或累數舍竭蹙而至凡公府供張所在聽其往來一無所禁蓋習俗也咸淳十年吏部宋侯主是州余適忝陳臬事常平以王事詣長沙會改除於是侯與余爲客主禮是晚余從城南竟城東夾道觀者如堵入州從者殆不得行既就席左右楹及階階及門騈肩累足鱗鱗如魚頭其聲如風雨潮汐咫尺音吐不相辨侑者集三面之人趨而前執事幾不可曲折酒五行升車詣東廳廳之後稍偏爲燕坐俎豆設焉主人既肅

賓車不得御。乃步入燕坐之次。至則兒童婦女雜襲而爭先。男子冠以上徃徃引去。及獻酬。州民爲百戲之舞。擊鼓吹笛。爛班而前。或蒙供馬。極其俚野以爲樂。游者益自外至。不可復次序。婦女有老而禿者。有羸無齒者。有傴僂而相携者。冠者髮者有盛塗澤者。有無飾者。有携兒者有負在手者有任在肩者。或哺乳者。有睡者。有睡且蘇者。有啼者。有啼不止者。有爲兒弁髦者。有爲總角者。有邂逅叙契濶者。有自相笑語者。有甲笑乙者。有傾堂笑者。有無所覩。隨人笑者。跛者倚者。走者趨者。相牽者相扶擎者。以力相拒觸者。有醉者。有勧者。咳者唾者。嚏者。欠伸者。汗且扇者。有正簪珥者。有整冠者。有理裳結襪者。有履閾者。有倚屏者。有攀檻者。有執燭跋惟恐墮者。有酒半去者。有方來者。有至席徹者。兒童有各隨其親且長者。有無所隨而自至者。立者半坐於地者。有半坐杌下者。有環客主者。有坐復立者。有立復坐者。視婦女之數多寡相當。蓋自數月之孩。以至七八十之老。靡不有焉。其望於燕坐之門外。趍趣而不及近者。又不知其幾千計也。當是時。舞者如儺之奔。狂之呼。不知其褒也。觀者如立通都大衢。與俳優上下。不知其肆也。余與侯顙然其間。如爲家人之長。坐於堂而驕兒騃女充

備極雜遝之象。足見颺颺皞皞之風。若當今官府則辟除不暇。盛作聲勢。安肯覩斯景而樂乎此。民之所以重足而立。亦不能見斯景也。悲夫。

斥其間不知其偪也余起而舉酒祝侯曰以平易近民而民近之豈弟父母侯之謂矣侯醻且執爵前曰惟使者使民不寃無湮欝其和我是以大有民余避且謝則復諸侯曰使時和歲豐日星明穊舉海內得以安其生而樂其時衡與賜焉維天子之功臣等何力之有侯捴而立侯蜀人也因與余言益州承平時元夕宴遊其風流所親見蓋出於祖宗德澤天地涵育之久而今不可復得矣余愍然私念之開慶景定間衡以中州不得免於難今城郭室廬公私文物猶草創綿絕云爾然以幾世幾年所爲郡而十數年間卒然脩復得其大體非國家忠厚積累於民立愛養有素豈望如今所成立哉蜀自秦以來更千餘年無大兵革至於本朝侈繁鉅麗遂甲於天下不幸蕩析若鬼神之忌盈者今衡之民務本而勤力歲時一觀遊之外衣食其耕桑儉而不泰風氣淳厚猶南方建德之國其將進而未已者乎余爲親懷歸得郡且行侯選表於朝有日矣惟一時民物之槩得於目擊相與嗟嘆潤絕而欣喜不厭於心者不當無所紀且懼夫可愛可愕之狀俯仰蹉跌忽不可以復追也燕之明日亟奮筆記之以庶幾觀風之意且使後來者於侯政有考焉侯名遇今居延平

雷州十賢堂記

國朝自天禧乾興迄建炎紹興百五十年間君子小人消長之故凡三大節目於雷州無不與焉按雷志丞相寇公準以司戶至丁謂以崖州司戶至紹聖後端明翰林學士蘇公軾正言任公伯雨以渡海至門下侍郎蘇公轍以散官至蘇門下正字秦公觀至樞密王公巖叟雖未嘗至而追授別駕猶至也未幾章惇亦至其後丞相李公綱丞相趙公鼎參政李公光樞密院編脩官胡公銓皆繇是之瓊之萬之儋之崖正邪一勝一負世道與之爲轉輕雷視中州爲遠且小而世道之會乃於是觀焉我慶皇之九年詔大府寺簿虞侯應龍知雷州侯雍公曾孫有文學凡登朝必與史事諸所衮鉞得春秋大旨植之風聲尚有典刑其至雷也考圖諜訪耆老顧瞻山川慨如有懷乃黜丁氏章氏自萊公以至澹菴凡十賢爲祠於西湖之上使海邦興起前聞一朝皃白知所以勸敬賢如師疾惡如仇侯所爲豈刀筆細故哉嗟乎雷何地也諸賢冠冕於此儼然而威自太守諸生以下敬恭登降制幣薦奠如先聖先師人有常言惟是風馬牛不相及也諸賢何以得此於南海南海何以得此於諸賢乎哉我祖宗待士大夫忠厚而有禮稽諸司敗嶺

海則止此事上配帝王非漢唐所及雖施之姦回容有傷惠而賢者失路靡不獲全祈天永命萬有斯年噫嘻盛德事也祠經始於十年九月十月吉日落成侯謂余同館走書數千里至顧屬余記余不敏叙其凡復爲迎送神辭使祀則歌之辭曰颶風起兮雲黃萬里兮故鄉桃茢兮祓不祥何懷乎斯宇兮惟獨有此衆芳海可竭兮神不可忘五嶽爲質兮三辰爲光保我有國兮萬年其昌

雷州重建譙樓記

凡並海而爲州皆有颶風而雷爲甚中州多山地氣固密城郭公府苟非水火兵革之離雖累數千百年存焉可也南方歲有颶風拔大木斃大屋以爲常矧雷三面際海當風之衝豈獨城樓難哉太史氏虞侯應龍來爲守是爲咸淳十年六月十有二日夜半颶風作厥明視譙壓而城壞方風之來也其暈如虹有蜃氣如樓臺及其歘霍凌轢訇哮撞搪其聲不可名狀侯曰斯樓郡以晝夜者非大且壯無以支永久乃筏鉅材鳩工並興設爲巍峩下臨鯨波余聞而憮然曰天下猶海也世變猶風也昔人有言大厦非一木可支又曰震風凌雨而後知厦屋之帡幪也侯所建立有安天下之道焉侯之爲

雷也。寬而有制。嚴不爲暴。始至蒐軍明律戮澤中爲龍蛇者。獄有三年淹。破其貨內者。覈丁籍。實民賦。老壯以時。富貧有經。又爲之表賢哲。興學校。開其倫常。示人有耻。陶爲清淳。訟是用希。凡此皆侯所爲及風徙鱷之本也。天子聖神文武。克有天命。祝融受職。海若順令。侯爲政知所本。佥人維藩。式是南邦。城樓云哉。

序

孫容菴甲蒙序

容菴孫先生早以文學自負。授徒里中。門下受業者常數十。晚與世不偶。發其情性於詩。今其家集甲乙丙彙爲三帙。當先生無恙時。乙官湖王公介爲序丙。今念齋陳公彬筆也。獨甲篇首無所屬。太史公將以自序云爾。不幸未就。賫志以歿。後二十二年。先生之子演之孫應角出其本命余序以補其遺。先生之爲詩縱橫變化千態萬狀。前二公模寫極矣。後生小子於前輩畦徑不能窺也。獨嘗往來容菴知先生所以爲詩者。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鱉生焉。貨財殖焉。天下之奇觀莫具於山水。山水非有情。情者莫之爲而爲。何哉。傳曰。山藪藏疾。江海納汙。則其所容者衆也。先生

領畧江山入字非先生未易承受

之菴介於闤闠敞二尋高爲楹不踰丈求其領畧江山收拾風月則亦無有乎爾然先生讀書白首不輟皇王帝覇之迹聖經賢傳之遺下至百家九流閭閻委巷人情物理纖悉委曲先生旁搜遠紹葢朝斯夕斯焉是百世之上六合之外無能出於尋丈之間也以一室容一身以一心容萬象所爲容如此此詩之所以爲詩也先生名光庭字懋（居廬陵富川）以詩書世家今其子惟終放清哦諷爲詩門再世眷屬其孫懋於文學方翹翹自厲發矢於持滿流波於既溢以卒先生爲詩之志詩之道其昌矣乎予里人也知先生爲詩之故與其所以積累繼述者因發之以補二序之未及云

危恕齋論序

近世有驪塘巽齋二危論行於世余讀其文庶幾前輩之彷彿者矣吾州恕齋危先生其所爲論積成帙學者爭傳爲矜式先生學爲聚梓之宗行爲章甫逢掖之望放而爲文所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臨川廬陵之危是或一道也抑二危以此決科發身而先生不偶於場屋以死則所遇之足悲也雖然遇不遇無足計也於其人而已然則學恕齋爲文尚從其人求之

金匱歌序

金匱歌者鄉前輩王君良叔之秘醫方也初良叔以儒者涉獵醫書不欲以一家名一日遇病數十輩同一證醫者曰此證陰也其用某藥無疑數人者駢死醫者猶不變良叔曰是證其必他有以合少更之遂服陽證藥自是皆更生焉良叔寃前者之死也遂發念取諸醫書研精探索如其爲學然久之無不通貫辨證察脉造神入妙如庖丁解牛偃僂承蜩因自撰爲方劑括爲歌詩草紙蠅字連帙累牘以遺其後人曰吾平生精神盡在此矣其子季浩以是爲名醫其子庭舉蚤刻志文學中年始取其所藏讀之今醫遂多奇中一日出是編余然後知庭舉父子之有名於人其源委蓋有所自來矣天下豈有無本之學哉世道不淑清淳之時少乖戾之時多人有形氣之私不能免於疾世無和扁寄命於嘗試之醫斯人無辜同於巖墻桎梏之歸者何可勝數齊高彊曰三折肱知爲良醫楚辭曰九折臂而成醫言屢嘗而後知也曲禮曰醫不三世不服其藥言嘗之久而後可信也人命非細事言醫者類致謹如此然則良叔齊楚人所云醫也若庭舉承三世之澤其得不謂之善醫矣乎予因謂庭舉曰凡物之精造物者秘之幸而得之者不敢輕然其久未有不發周公金縢之匱兄弟之秘

情也至成王時而發藝祖金匱之誓母子之秘言也至大宗時而發君所謂金匱歌者雖一家小道然祖宗之藏本以爲家傳世守之實其爲秘一也子之發之也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庭舉曰大哉斯言予祖之澤百世可以及人子爲子孫不能彰悼先志恐久遂沈泯上貽先人羞敢不承教以廣之於人子嘉庭舉之用心因爲序其本末如此良叔諱朝弼季浩諱淵庭舉名槐云

張宗甫木雞集序

三百五篇優柔而篤厚選出焉故極其平易而極不易學予嘗讀詩以選求之如曰駕言陟崔嵬我馬何虺隤我姑酌金罍維以不永懷如曰自子之東方我首如飛蓬豈無膏與沐爲誰作春容詩非選也而詩未嘗不選以此見選實出於詩特從魏而下多作五言耳故嘗謂學選而以選爲法則選爲吾祖宗以詩求選則吾視選爲兄弟之國余言之而莫余信也一日吉水張彊宗甫以木雞集示序何其酷似選也從宗甫道余素宗甫欣然便有平視曹劉沈謝意思三百五篇家有其書子歸而求之所謂吾道東矣

言選甚難可得選法

趙維城洗寃錄序

漢法殺人者死我國家式敬由獄尤於人命重致意焉

情法輕重相去一毛轉移蔽欺其謬千里吾儒坐論書史志其大者固自以司馬空城旦之書桂後惠文之學爲不必講不必講可也而一日臨事憒然受成其爲誤不少愛人利物之心謂之何哉近世宋氏洗寃錄於檢覆爲甚備宋氏多所歷蓋履之而後知吾邦趙君與懃甫階一命而能有志乎民反覆駁難推究其極於宋氏有羽翼之功矣使君自此有中外之迹日增月益豈曰小補之哉書曰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又曰無或私家於獄之兩辭祥刑之本也讀趙君此編而於書再三焉雖不中不遠矣

龔知縣帥正錄序

訟九五曰尚中正下四爻竟至於不訟子曰子帥以正孰敢不正惟上九一爻犯終凶至錫帶三褫豈帥之者之罪哉居卦之終爲險健之極龔其矯揉非百倍其力有所不能茲易所以爲憂患之書也龔君子輝宰吾廬陵其聽訟必据經守法不肯少委折以貳民聽凡斷筆備書之冊踰年幾三帙名曰帥正錄大哉君之用心乎廬陵訟最繁自君視事日以銷殺從所帥也然猶不免於有錄而錄不免於再且三風俗所積其囂也久矣夫豈一朝一夕之故縣古諸侯也使君私其土子其人教

化之入人也深則是錄可以無作今之縣三年一替君之所試曾幾何時讀是錄也庶幾期月而可者矣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君而以無倦行之是錄也固筌蹄之粗也歟君名曰升豫章人

蕭燾夫采若集序

選詩以十九首爲正體晉宋間詩雖通曰選而藻麗之習益日以新陸士衡集有擬十九首是晉人已以十九首爲不可及十九首竟不知何人作也後江文通作三十首詩擬晉宋諸公則十九首邈乎其愈遠矣余友雲屋蕭君燾夫五年前善作李長吉體後又學陶自從余游又學選今則駸駸顏謝間風致惟十九首悠遠慷慨一唱三嘆而有遺音更數年雲屋進又未可量也十九首上有風雅頌四詩俟予山居既成俯仰溫故又將與君細評之

羅主簿一鶚詩序

詩所以發性情之和也性情未發詩爲無聲性情既發詩爲有聲閟於無聲詩之精宣於有聲詩之迹前之二謝後之二蘇其詩環偉卓犖今世所膾炙然此句之韵之者耳夢草池塘精神相付屬對床風雨意思相怡愉傳曰立見其參於前在輿見其倚於衡謝有焉樂則生

先生之詩必本於情性俱自道其情

生則惡可已。蘇有焉。東溪君嗜詩。叔曰北谷而雲谷又其弟。鶴鳴子和。塤篪虎應。天和流動。雍於一堂。所謂無聲之詩也。噫。謝之樂不能兼蘇。蘇之樂不能兼謝。東溪君合蘇謝而一之。其樂庸有既乎。若夫君所以句之韵之者。予非能詩。又焉能評。其歸問之二谷。

新淦曾季輔杜詩句外序

杜詩舊本。病於篇章之雜出。諸家注釋。人爲異同。淦北山子曾季輔。平生嗜好。於少陵最篤。編其詩倣文選體歌行律絶。各爲一門。而紛紛註釋。自以意爲去取。意之所合。列於本文下。方如東萊詩記例。而總目之曰少陵句外。予受而讀其凡。蓋甚愛之。既錄其副。則復慨然曰世人爲書。務出新說。以不蹈襲爲高。然天下之能言衆矣。出乎千載之上。生乎百世之下。至理則止矣。虛其心以觀天下之善。凡爲吾用。皆吾物也。是意也。東萊意也。而北山子得之。觀舞劍而悟字法。因解牛而知養生。予也受教於北山子矣。

忠孝提綱序

江流滔滔。日夜無聲。水之常也。至於石觸之鳴。風激之爲波。則水之所遭。拂乎常矣。爲臣忠。爲子孝。出於夫人之內心。有不待學而知。勉而行者。古之人都俞吁咈。定

黃魯直一生以詩文爲事而其論必以忠信孝友爲根本知此可以讀公文

省溫凊行乎忠孝之實而不必以名知於人此人道之自然也若夫處時之變遭事之不幸始有不得已而忠孝之名歸焉則亦有可憫者矣帚齋郭君某有感於忠孝之事既取古人之大節昈分而爲之書又裒皇朝事爲後卷君之用心所謂先立其大者吾讀其書葢世變存焉非徒纂集之末而已抑有願與君講者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守孰爲大守身爲大士君子之於天下固不必食君之祿而後爲忠親存而後爲孝也語曰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義理之責庸有既乎君更以是推廣其說使人人知忠孝之爲切己事常也由其道變也不失其節則於世教豈曰小補之哉

八韵關鍵序

八韵關鍵者義山朱君時叟所編賦則也魏晉以來詩猶近於三百五篇至唐法始精晚唐之後條貫愈密而詩愈漓矣賦亦六藝中之一觀雅頌大約可考騷辨作而體已變風氣愈降賦亦愈下由今視乾淳以爲古由乾淳視金在鎔有物混成等作又爲古矧長楊子虛而上胡可復見然國家以文取人亦隨時爲高下雖有甚奇傑之資有不得不俛首於此若朱君立例嚴用功深葢亦深達於時宜者朱君執此以往一日取先場屋然

後舍而棄之。肆力於爲文。其於古也孰禦。雖然。又豈爲文哉。

壬戌童科小錄序

景定壬戌。童子十人。挑誦國子監。阮中試中書如初考。吾里王元吉爲首。該恩許兩試太常。以次九人。一試童子。歸而課業。當爲來科新進士。否則再試。能又中。卽待年出官矣。噫。其亦咄嗟乎哉。山林之士。白首佔畢。有終身不得名薦書。齒下士於朝者。童子未離幼學。已得以所長頡頏當時。雖其得於天者不凡。而貴之也。人無異辭。然世之厄於命者何限。若此獨不以自幸哉。童子歲月方來而未艾也。天下事有大於科目之學者矣。則將何如。韓子送張童子序曰。暫息乎其所已學者。而勤乎其所未學者。余謂童子其所已學者經也。經載道書也。童子向記其語言而已。而沉潛義理。變化氣質。蘊之爲德行。行之爲事業。未之及也。童子而能自其所已學者。溫習紬繹。深加履踐。希賢希聖。求之有餘師而其所未學者。徐徐而勤之。不爲後也。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童子有之。余也有志乎兢辰者。日斯邁而月斯征。愧悔多矣。敢無以相童子。童子倘有利於余言矣乎。

八字眞童子寶藏

題家保狀序

吾鄉孫幼賓善與人周旋受人托必忠吾黨之士多與爲知識三歲大比其欲結保就試者率以狀轉授俾上之有司幼賓無所愛力每科輒結至數百保榜揭之日籍中多得人由是中禮部者常有之從事數科今又將詔歲人爭以幼賓爲有驗雖幼賓亦不能自已一日持其籍以告余曰君疇昔籍中人也其爲我序之余不能辭焉按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此鄉舉里選之風也考諸族師則五家十家五人十人又使相保相愛刑罰慶賞相及相共凡保必有連坐古以德行取人於此猶有取爾周官之法庶與關雎麟趾之意固不相悖也進士始於隋唐本朝沿襲不改日引月長奘倖浸出上之所以關防禁治者務盡其術若家保狀其一也科目與鄉舉里選自不同然其所以立法之意殆相似然吾州士風接歐周胡楊之遺知所自愛其麗於族師之禁固鮮矣幼賓作事必履實其所受托亦不輕所任刑罰之相及相共者吾又固爲幼賓一保吉爲州鉅應試二萬餘然他日得之率是知名之翹翹者幼賓自此綱羅無遺使千佛之名盡萃於一籍則幼賓繼今皆慶賞之日也吾爲子賀不既多乎幼賓曰嗜欲將

至有開必先君言且驗矣吾籍屢驗不一驗將徵福於君請執此以往

又家保狀序

吾嘗觀李肇記唐科舉事都會謂之舉場通稱謂之秀才投刺謂之鄉貢俱捷謂之同年有司謂之座主籍而入選謂之春闈將試相保謂之合保既捷列姓名於慈恩寺塔謂之題名大宴於曲江亭謂之曲江會進士之為貴於天下其來尚矣某吉水人肯為吾黨裒梓家保狀使不煩自投於官殆好事者介余所知識以其籍求序余前一夕夢有持一卷來曰桂籍得此夢若驗焉者是籍之人由秀才試舉場出鄉貢試春闈拜座主叙同年赴題名所入曲江會將必自此合保始雖然使君籍而止得科目人也吾何觀焉天下事益有大於此者矣仁山蒼蒼文水泱泱歐周胡楊休有耿光獨無追遺芳而昌之者歟吾之望君籍也如此

新淦曾叔仁義約籍序　名公邕

財利在天地間為義理之賊三代以下選舉不以德行則士雖為聖賢猶將從科目以進舉於鄉里固得時行道之發軔也然士方窮時驟得一舉屬有千里之役無所取資不得已俛首屈意以為此之求是不待仕固已

科目易氣節難先生浮涼教人

賊其心矣此義約之所以不可廢也予至新淦親黨曾君叔仁出其所謂青雲約魁星約者其爲約視他郡特有寓公助送之例可以觀是郡之風矣吾黨之士凡與斯籍名薦書走在所居者無深責行者無復顧昌其氣以從事於文蹇蹇諤諤進奉天子之對由此培植爲他日賢公卿大夫殆此籍有助焉然則區區周急義之末者耳其於人才有關係則於後之世道不爲無益其爲義亦不大哉

送隆興鄒道士序

新吳昭德觀或傳西晉劉仙人飛昇之地其觀前井猶仙人時丹井也今鄒高士居其觀亦以煉丹名或曰高士仙人之徒與予詰其所以爲丹則高士之丹非仙人之丹也仙人之所謂丹求飛昇也高士之所謂丹求伐病也仙人之心狹於成已高士之心溥於濟人且夫兼人已爲一致合體用爲一原吾儒所以爲吾儒也重已而遺人知體而忘用異端之所以爲異端也高士非學吾儒者而能以濟人爲心噫高士不賢於仙人歟

送彭叔英序

彭叔英以秀才精躔度推予命謂剛星居多意若他日可爲國家當一面者異齋歐陽先生以三命折之具爲

此先生立命工夫正候命法也

之說與叔英辨予命叔英既錯下一籌又累先生齒頰顧區區何足以當之抑叔英所以許予謂主命得火行限得金孛羅計故至於有主殺伐等語雖然此以論項籍關羽赦曹檜虎之流則可而世固有不必如此而爲名將帥者矣非叔英之所知也予獨以爲陰陽大化絪緼磅礴人得之以生其爲性不出乎剛柔而變化氣質則在學力如叔英之說其星主剛其星主柔得剛者必不能柔得柔者必不能剛則是學力全無所施而一切聽於天命聖賢論性等書俱可廢已予性或謂稍剛殆柳子所謂奇偏者凜焉朝夕惟克治矯揉懼陷於惡敢以命爲一定不易之歸乎叔英憮然曰予言命君言性命之矣柳子所以爲君言者自謂不誣士固各有志子之志願聞所向請轉與巽齋直之昔諸葛孔明與石廣元徐元直孟公威遊學荆州嘗曰卿三人仕進可致郡守刺史三人問其所志孔明笑而不言予非孔明也予之志豈叔英得窺哉

送王山立序

官湖王先生以文章名家其子山立無忝於弓冶之業蚤携琴書相從諸公筆硯間既而曰士不爲司馬子長遊不足以爲學於是上下四方者幾年於行今遊且倦

矣。湖海之風波浸惡。山林之歲月漸長。斂其如川方至之銳。以就於霜降水涸之實。山立將從事乎此。昔孫泰山爲養索遊。范文正公給以月俸三千。遂得留意於學。卒爲一世師表。誠齋素貧得劉氏館。以故旁搜遠紹。及讀世間未見之書。南渡以來稱儒宗焉。二先生之事。夫人而可爲也。會有拈出故事以嘉惠山立者。其靜以待之。

與山人黎端吉序

與癡兒說夢。終日悶悶。使人欲索枕僵臥。明者了了。不踰頃刻。能解人數百年中事。恨相見晚矣。山人黎端吉客吾門。旬日風雨。旦稍霽。入吾山一瞬而還。若有德色。問之。則山川巨細情狀變態。信手圖畫。如山中生長然。者何。其敏也。黎氏祖爲吾鄉羅氏葬地。百年效驗。翁不見端吉食其報。又能以術世其家。翁信未死哉。端吉遺余地。余方撰履出郊。而端吉又泝十八灘上矣。臨別叙其說。其歸也爲余復來乎。

贈林梅所序

何所無花。屈檀蘭。陶檀菊。林檀梅。乃若有定所然。古者以功爲地之封。後世以文爲花之封。建屈之騷。陶之辭。林之詩。皆有功於花。是故花托於斯文而後得其所。

以封建比文以文比封建快哉言乎

焉噫九畹三徑今無復存林之孫義獨能世襲孤山與花周旋所謂居其所而不遷者君充拓門庭於詩道益進豈惟克有其土地抑亦光昭其先君之功懋哉懋哉

送項巽可入南序

東坡作韓文公廟碑詩云作書詆佛譏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坡在南方亦云茲遊最奇絕又云茲遊奇絕冠平生當文公諫佛骨豈故欲爲揭陽之行坡不幸罹黨禍乃以炎方爲夸自古詩人大言而非情往往如此吾鄉項兄巽可與權之度嶺也訪余於玉虹余問子非不得已是行何爲則曰巽可生也有四方之志弱冠時嘗一至番禺已而走上饒參疊山拜東岡古爲然後經潯陽出赤壁登黃鶴樓今也又將往見東岡吾所學子長遊也他時入南者以風土爲憚與權年未三十神澤而氣强擔簦行數千里如適其東家是其要觀南海而從奇絕之遊者非詩人大言類也子長南遊江淮上會稽闚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學齊魯過梁楚以歸而平生車轍獨未至廣與權今遊子長之所未遊從而徧歷吳楚按子長東南故跡登淮山以望中原以庶幾盡見天下之奇子長作史記序三千年事爲五十萬言漢至今又千有餘年不知與權後之所書其詳略如何書

成以諗我。

送賴伯玉入贛序

賴君成孫伯玉號竹澗。五雲人。自幼已好詩。長而浸癖。有甲乙藁行於人。戊午出宜春道中。得詩三十。歸而哀以附於乙。自是以行。爲趣一日以書抵余曰。某也將泝十八灘。踐空同。非子寵茲行。彼之山靈水神。未易屈降。賴君之行。殆不苟。然贛之勝處。如欝孤。如八境。如廉泉。如塵外寺。則如慈雲天竺。在唐有香山品題。至今墨跡如新。入本朝。東坡山谷之流。交有以發其奇。而長其光。價而東坡蹤跡之寄精神之著。又其尤者也。賴君屬目爲思。開口成句。而騷人墨客之遺。又有以動其躉躉焉者。虛而往。實而歸。此行粹宜春章貢之得。其自足以成丙藁。可知也。君之茲役。予何能賛一辭。抑予有請焉。君方盛年。於詩之道。其所造已非他人以一句一字名世者比。以君之資。其當他有所進乎。司馬子長足迹幾徧天下。後來竟能成就史記一部。或議子長所用小於所得。少陵號詩史。或曰讀書破萬卷。止用資得下筆如有神耳。頗致不滿。韓昌黎因爲文章浸有見於道德之說。前輩譏其倒學。然猶不爲徒文卒得以自附於知道。橫渠早年縱觀四方。上書行都。超然有凌厲六合之意。范

文正因勸讀中庸遂與二程講學異時德成道尊卓然爲一世師表其視韓公所爲蓋益深遠矣今君挑包負笈將四方上下以求爲詩予也不止望其爲前所稱騷人墨客者因誦言諸公之失得如此君且行矣歸而求之有餘師

送李秀實序

三月二日予有行役宿郊外次日昧爽有來謁者視之李君秀實也李君初不之識一見察其爲能言士坐定出詩三首其自序末句曰他事無求求者道莫教徒手只空轅今人有好爲尊大以道統屬已自任終日瞑目夜半授佞已者二三言曰道在是矣隱君授書孺子取履昔人以爲近於鬼物往往類是李君之求其諸此之求歟孚君曰予知不及此予丈夫也來弧蓬矢之志將於子長遊發之噫嘻子長盡天下之觀一部史記取資於此先民有言杜子美讀書萬卷止用資得下筆有神耳予固爲子長惜也橫渠先生早年英邁之氣奮不可禦上書行都縱觀四方後乃精思力踐以其學接孔孟之緒朱文公贊之曰早悅孫吳晚逃佛老勇徹皐比一變至道懿哉淵乎李君所欲求者道也則子長之終身不足師法橫渠何可當也顏何人哉希之則是於李君

之別也書此以贈。

送彭和父遊學序

彭江西三瑞之一。和父其孫也。家傳詩書。年甫以教人爲業。以兩歲無所於館。將遊學以問於四方。命予曰。可行乎。今夫大冠峩如。大裙襜如。談道理非不纚纚可聽。一旦有飲食之累。則棄三尺。蕩四維。苟可以求無飢者。無所不至。和父雖失館。夷然無慼容。所爲皇皇問館之外無他筭。此之謂不失其本心。悠悠穹壤獨無知心者歟。

贈談命朱斗南序

天下命書多矣。五星勿論。若三命之說。余大槩病其泛而可以意推出入禍福。特未可知也。惟太乙統紀鉤索深遠。以論世之貴人。鮮有不合。然閭閻賤微。有時而適相似者。倉卒不可辨。余嘗謂安得一書爲之旁證。以窺見造化之庶幾哉。最後得朱斗南出白顧山人秘傳書一卷。以十干十二支五行二十七字旁施午豎。錯綜交互之中。論其屈伸刑衝六害。察其變動生旺官印。空而爲衰敗死絕。衰敗死絕而爲生旺官印祿馬不害。爲貧賤孤刦。未嘗不富貴盈虛消息。觀其所歸和平者爲福。反是爲禍。其言親切而有證。余切愛之。獨其所著之

以子平合太乙數自然過人

文可以意得。不可以辭解。乃循其本文。變其舊讀。槩之以其凡。表之以其例。其不可臆見者。闕疑焉。統紀十干。各一詩。其辭雖若專指一干而云。而十干取用無不相通。故詩雖以百數。其大指數十而已。亦復如白顧之例。別爲之篇。以附見其後。使二書貫穿於一人之手。彼此以補其所不及。年月日時雖相去一字之差。而於銖兩輕重。爲不可誣矣。斗南吉水人。崛起田間。談命皆自得之妙。余謂初事統紀。失之者十之二三也。繼得白顧書。失之者百之二三也。余觀斗南用二書奇中。所不在論偶然而不中。則反求之吾書。書未嘗失。顧用書者或未盡耳。余又恨白顧書有闕疑也。天命之至矣。出於人之所俄度者。不可一言而盡也。吾所見斗南論命。就其一家。眞白眉哉。是爲序。

又贈朱斗南序

甲巳之年生月丙寅。甲巳之日生時甲子。以六十位類推之。其數極於七百二十。而盡以七百二十之年月。加七百二十之日時。則命之四柱。其數極於五十一萬八千四百而無以復加矣。考天下盛時。凡州主客戶有至千四五百萬。或千七八百萬。而荒服之外不與焉。天地之間。生人之數。殆未可量也。生人之數如此。而其所得

命數止此從無人指破可見古人讀書無徵或忽

四柱者皆不能越於五十一萬八千四百之外今人閭巷間固有四柱皆同而禍福全不相似者以耳目所接推之常有一二則耳目之所不接者安知其非千非百而命亦難乎斷矣且夫五十一萬八千四百之數散在百二十期中人生姑以百歲爲率是百歲內生人其所受命止當六分之四有奇則命愈加少而其難斷亦可知矣嘗試思之宇宙民物之衆謂一日止於生十二人豈不厚誣而星辰之向背日月之遠近東西南北天地之氣所受各有淺深則命之布於十二時者不害其同而吉凶壽夭變化交錯正自不等譬之生物松一類也竹一本也或千焉或萬焉同時而受氣也然其後榮者枯者長者短者曲者直者被斧斤者歷落而傲年歲者其所遭遇了然不侔夫命之同有矣而其所到豈必盡同哉然則參天地之運闔盛衰之數此其間氣或數百年或百年或數十年而後一大發洩必非常人所得與者於五十餘萬造化之中不知幾何可以當此而天地寶之不常出鬼神秘之不使世人可測知也嗚呼論至此則命書可廢也耶因書於歐陽先生贈月窓說後

贈曹子政劍客序

江西劍客吾鄉曹子政篤命標榜也余曰子卜也而取

誰謂命之理微乎然而微之極

所謂學問以自見其性爲難故見已者無適而不當

劍何居曰世人賣卜事諂媚捐苦口皇皇於一食之末余恨其道之不直也如是而福如是而禍一無所回護故余剛者之爲也余言必剛者而後能聽劍是以得名余曰噫嘻昔人有學字觀公孫大娘舞劍而神劍無與於字而廻朔赴仆之間乃足以相發今子雖爲卜而有取於劍之剛者亦詎曰不宜哉或曰然則是腹劍也余曰惡是何言子政豈口如蜜者邪或人語塞因書以遺之

贈山人黃煥甫序

黃景文煥甫乃祖贛風水名術也余里大家祖地多出其手而煥甫以術世其家前十三四年余嘗以詩送之又數年覺煥甫小異亟取詩更其辭而實未深知煥甫也煥甫遊從日以密講辨日以多今也而後探其胸中之所存果有大異乎時人者噫知煥甫晚矣煥甫嘗與余上下阡隴凡余動心駭目以爲奇詭雄特輒掉頭不謂然至淡然平夷湧不起人意往往稱不容口余始甚訝之久而服其爲名言也大槩煥甫之術以爲崇岡複嶺則傷於急平原曠野則病於散觀其變化審其融結意則取其靜勢則取其和地在是矣舍是而求地亦固有之而非煥甫之所謂地也山人之獻地者日至吾門

堪輿要訣

余使煥甫往觀常不滿一笑煥甫曠數年始獻一地所獻眞如其說余爲山人所欺者多矣若煥甫眞不欺我者惜也煥甫汲汲朝口以奔走於四方以余之近且久幾不相知卒然使人一見使人愛其術而不疑斯亦難矣余嘗謂能爲煥甫百指計使煥甫安居一年必能時發天地之藏以使余欣然而不厭余方煮石山中計必不能及此姑遂其說庶幾有因余而信煥甫煥甫必能出所學以報所知是楚人亡弓楚人得之余又何幸焉

贈黃璘翠微序

黃璘吾鄉人得祖父風水之學間與之登山鋪張造化口角瀾翻亦可愛吾舘人議以翠微名之翠微山之腰蒼蒼欝欝之象山人所得稱抑微乎微者地理書所謂隱隱隆隆吉在其中此則麤心者所不能得其彷彿黃生齒新而意銳更下入細工夫以庶幾吾所謂微者

贈仰顛峯拆字序

顛峯仰宗臣以拆字之術行京師諸公贈言陳往驗甚悉余未即信試之且數年每言輒酬奇矣哉余問顛峯曰禍福將至必先知之吾聖人則有教矣就字而言字心畫也得於心應於手夫固動乎四體之一也由此而推資稟之强弱操術之正邪生死壽夭貧賤富貴之理

於其字畫之大體而夫人之平生可一言而盡是則余固能知之今夫卒然而遇人曰請所欲書夫人者亦倘然應之曾不經意而子於其偏旁上下之間紬繹解說曰某宜禍某宜福則其臨書之際豈亦有鬼神壓乎其上誘其中而運之肘欺不然字而字耳何靈之有顛峯曰未也天下禍福之占於其動而已木之榮枯康節不能索之於其靜一葉之墜算法生焉世人見墜葉多矣誰知大化寄此耶宋子之觀字也於其心余之觀字也於其心之動是法也得之異人異人誡勿言君退思之余推其理不可得而又動於顛峯之異則思夫聖人之於相視一笑就用其言贈焉

送僧了敬序

萬安僧了敬丙辰年來謁示余以夫子像余初怪之與之語彷彿儒者氣象閱諸公賞音則知其能爲詩能讀先儒語錄又能築讀書堂以與邑之逢掖者處而後嘉其來意之有以也越五年余至其宮求其所謂讀書堂者觀之則方袁緇歛材召賓審曲面勢者而商度焉因知諸公所以亟稱之者書其志也敬師之竟就是役者志之不忘也自佛入中國其徒牢護其說遂與儒者之教並立於天下大顛止於海上韓公屈與之交當時羈窮

寂寞之餘。以其聰明識道理。姑與之委曲於人情世故之內。其於變化其氣質。移易其心志。攘除其師之教未必有焉。以今敬觀之。則其崛起於浮屠之中。而若有得於聖賢君子之說。而凡精業勤行。以學韓之學者。又與之周旋一室。以上下於其間。其爲聰明識道理也多矣。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孟子推爲豪傑。然則敬師非僧之豪傑也歟。

吉水縣永昌鄉義役序

吉水縣永昌鄉某都。建義役。復淳熙成規也。余同升陳君某。既爲序。則貽書於予曰。願贊一言。使鄉黨鄰里有所憑依。且庶幾徼福於君之筆。俾勿壞。予懼不敢當。以其爲義設不得辭。嗚呼。義役之不行。而差役之紛紛何甚也。民無以相友助。相扶持。乙曰甲當役。甲推之乙。乙復曰甲。展轉而聽命於長民者之一語。時則其權在於官。官無以自爲也。鴈鶩行銜尾而進。曰某宜差。某有以私其人。則改曰宜某。時則其權在於吏。一方之版籍。吏胥主之。高下其手。奚於多寡之實。時則其權在於鄉胥閭閻之間。紛爭之微。槩黜者乘間而起。告訐因之而差法以亂。時則其權在於豪民。受後者有二三年迄無一事。有不幸而殺傷盜賊。麗於其境。不旋踵家破時則

其權在於天（今吾）陳君與其鄉約曰爾役月日若干爾末減若干爾費若干至若干以上助若干一切惟公是據處之者無媿辭承之者無拒色是役之權不在官與吏與鄉胥與奸民與適至之天而在吾鄉里和氣間義之用大矣利久遠而無訟仁並使人知有遜讓禮也不以貲奸智也盟而無敢後先信也一舉而五常備焉豈惟義哉鄉之長上其申告子弟曰如是而福如是而禍守約者久處敗群者交罰使一守是法永永無斁則其於是邦之風俗不爲無小助噫亦安能下其法於天下哉

燕氏族譜序

嘗謂人之有祖也如水之有源木之有本也夫源之深者流必長本之固者末必茂此自然之理已然之驗也燕氏榮泰來自龍潭循州好山水之勝通陰陽之理歷吉之東鄉大北溪見其江山秀麗地勢盤旋於是遂徙居之榮泰生男貴玉勤而力學未遂厥志而早卒孫長曰祐字天益號愛月領職都差次曰棋字天祥號瑞軒領職通判得其祿得其名廉公可畏治政有方年逾耳順乞歸骸骨故勅誥以還鄉積善成德宜永享其悠久也祐生男宗美清白傳家謙恭處已以金石締交盟以詩書立門戶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祠業守成實有

光於前聞人矣美生三子長曰希禹次曰希仁三曰希舜兄弟俱有文名以仁睦族以禮待人若河東之三鳳謝氏之彥秀者也自是子孫蕃衍食指浩繁常於餘暇之際從容商略故有陸賈之分長禹受永昌鄉濟灘居焉次仁受永昌鄉青峒居焉三舜受祖基家焉禹生國賢國賢三子曰德祥德勝德卿德祥領職司舉德勝領職司戶德卿領職司理德祥之子曰均治徙泰和城南德勝之孫曰子實徙廬陵華美坊德卿之孫曰子昇徙永豐桃源雖星羅棋布是皆同一源也恐後世久遠眞僞不辯故命予修諸譜系載諸詳悉以見先公一人而來迄今有年矣雖族屬疏遠長幼尊卑按此譜歷歷殆可見矣若夫水源木本培植深固支流柯葉蕃衍盛大亦在乎基之於前而有顯諸後矣爲賢子孫者可不鑒哉

瑞山康氏族譜序

士君子立身天地間必求所以爲忠爲孝而已夫忠所以事君孝所以事親舍此無他焉然求忠臣必出於孝子之門天祥之友康君可與是矣可與與天祥有一日之雅天祥方欲舉以靖國之難暇時進其譜系一帙與天祥校讐因追論先世黜其所以不情者三之一卽欲

丐弁其端。嗚呼。天祥豈暇爲哉。然是亦可與尊祖宗。崇孝道之一端。移孝忠不難也。因爲序之。按譜。其姓本於衛康叔之後。初祖如絢。仕唐爲華山刺史。歷皆顯宦。數傳至國輔。南唐時娶司馬氏。一產三男。以爲人瑞。皆封將軍。我太祖皇帝定江南。仁恤李唐之後。及其懿親。許擇便地以居。始繇金陵徙來吉之泰和。國輔三子。正將子文析居銅莊。叅將子忠居橫乾。副將子信居古瑞山。子信實爲瑞山初祖也。三族子姓繁衍碩大翹楚。有人望。信後尤克修厥德。毅勇奮發。蹈忠履孝。有如可與者。國輔十世孫真可謂不忝矣。繼今而往。可與不得媕娿。其家訓以壽汝子孫。寶此信書。不使他人昏冒。則孝道貽遺不斬於今日。天祥之浮沉不可得知。脫有所徵。名可與當奮然一來。同濟大事。以全汝忠孝也。宜哉。公拳拳以忠孝勗之

龍泉縣監漕鄉舉題名引

恭惟祖宗以取士爲國。三歲大比。所謂從數路得人。古遂江。吾廬陵佳山水邑也。廬陵諸老發身。六一公澹菴。以學舍。益公誠齋以鄉舉。獻簡公以漕貢。而獻簡生遂江。文獻風流。又其最近且親者。山川毓靈。人物代興。高山作止。景行行止。是爲題名引。

宋文文山先生全集

宋盧陵　文天祥文山父　著

明武林後學鍾　越異度父評閱

兄鍾天均小天父　參閱

鍾天墀九瞻父

弟鍾　超上士父　較

題跋

敬書先人題洞岩觀遺墨後

按先君作此詩時。天祥甫七歲。後十五年。知觀任道士始摹本以來。又越三年。以次道士朱山月復爲軸以相

如禪宗衣鉢當自火傳

遺維先夫子天韻冲逸神情簡曠使一日脫人事之累。
黃冠野服逍遥林下。真所甘心焉。爲子不德使先志不
獲遂棒軸却立。爲之泫然。

跋曾子美萬言書蓦名士倬

菊坡天人。文溪菊坡樣人。菊坡不可作已。願見文溪五
仙如在天上。實辰夏五集英殿賜某等進士第入局。一
日同年曾兄子美來訪。議論慷慨。知非凡人。扣其所宗。
則傳菊坡法。衣密文溪講席者也。當布衣時。春宮一疏。
已能發菊坡之所欲言。他日爲天子御史。直氣凛凛。必
能赤文溪幟。悠悠風塵。安得若人。實祐丙辰書于期集
所。

跋李景春紹興萬言書蓦

吾鄉布衣李君景春上書於紹興。累累萬言。盡疏閭閻
隱微之故。可謂知無不言矣。厥亦惟我高宗皇帝仁厚
惻怛。勤求民瘼。是以虚旁通下情。庶幾古者詢于芻蕘之
遺意。凡我有官君子。暨於國人。式克于勸讀君之言。當
時州縣間可嗟嘆者如此。今去之百有餘年。孰知又有
過於君所觀者。識者於此又重爲世感。

跋劉翠微罪言蓦

崔子作亂於齊。太史以直筆死。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

書者又不輟遂舍之崔子豈能舍書已者哉人心是非之天終不可奪而亂臣賊子之暴亦遂以窮當檜用事時受密旨以私意行乎國中斂弄威福之柄以鉗制人之七情而杜其口胡公以封事貶王公送之詩陳公送之啓俱貶檜之窮凶極惡自謂無誰何者矣而翠微劉公猶作罪言以顯刺之公固自處以有罪而檜卒無以加於公噫彼豈舍公哉當其垂歿凡一時不附和議者猶蒋廿心焉公之罪言直未見爾由此觀之賊檜之逆猶浮於崔而公得爲太史氏之最後者祖宗教化之深人心義理之正檜獨如之何哉公之孫方大出遣蒙示予因感而書

跋繆言詞案世間有如此寃事哉掩卷爲之太息

跋繆、上舍萬年論丁相大全詞案被黜爲沙溪寨巡檢

讀繆言詞案世間有如此寃事哉掩卷爲之太息

跋歐陽子綿衣帖

東坡跋歐陽公與其姪通理書云凡人勉强於外何所不至惟考之其私乃見眞僞今觀此帖綿衣之外一語不及其私以此見前輩心事未有不可對人言者

跋胡景夫藏澹菴所書讀書堂字

此澹菴所隸以與壽亭者也壽亭於澹菴爲累從弟澹菴臨大難決大議不負所學於國爲忠臣於親爲孝子

讀得到做得到

斯讀書之所致也公崇敘宗族復以讀書惠幸其弟固曰使之有所顯揚也迄于其先與有榮焉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濬巷以之壽亭曾孫京夫世其家寶濬巷眞墨徽堂而新之復其扁用詔于子若孫以追孝也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景夫追斯責矣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藏修于此者尚勉之哉

跋呂逢德所收平園文字

此石刻司馬文正呂正獻爲翰苑時贊書跋蓁則鄉袞平園周公爲直院時手筆也平園此跋屬意於文正之曾孫淳熙距今幾年善本存否未可知而其刪改塗注

初蓁爛然則呂氏得之逢德以示余噫其謹藏諸

跋誠齋錦江文蓁　知瑞州日作

誠齋當淳熙之季以少逢出守距今七十有七年矣某他日嘗讀道院集見所品題甚多及來此則先生一字之跡無復存者惟亭閣尚留其名而屋亦化爲烏有矣有則嵌嶔老壓亦未知其爲當時屋否也一日得先生錦江尺牘一帙大率吏楷而爲先生手筆者四其三蓋在郡時作其一作於還朝以後而附諸帙尾者典刑遠矣於此尚庶幾見之嗚呼庚申一變瑞之文物燬燼十九修復以來得十年閒殘編斷簡不啻足矣而況出於

七十年之前者乎。且方其文物具備之時。此帙非郡之所得有收拾散亡之餘。乃能有前日之所未嘗有。斯不謂之益奇矣乎。既勒諸石書以識之。

益縣經濟素裕設施自別賢哉相公

跋崔丞相三帖

菊坡翁盛德清風。跨映一代。歸身海濱。當相不拜。天下之士。以不得見其秉鈞事業爲無窮恨。今觀兩帖所稱規模意向。局面話頭者。則文武之道具是矣。一朝踐其位。固皆舉而措之者也。後書論邊計尤切。是時楚叛矣。而公以不得肝胎爲憂。若不可終日者。嗚呼寧知三十年後楚之餘燼復然而漣水之迫乃有過於肝胎者乎。

考引昔今爲之永嘆。

跋李世修藏累科狀元帖

國朝踰三百年所謂進士第一者。何止百數。披圖而觀。其如何。其如何。其如何夫人得而知之。李君世修。先世多與其顯者游。今其家藏墨蹟僅數十紙。而其可愛敬可鑒戒者已粲然可見。李君又欲厠予語於其間。不知後之視予又以爲何如也。嗚呼是可不凜凜哉。

此意不減峴山之遊

跋李龍庚殿策

三代以下無良法取士者因仍科舉不能變。士雖有聖賢之資。倘非俯首時文無自奮之路。是以不得不屑於

此一段慷

慨嘆惋深中情曲

從事而其所謂文蓋非其心之所甚安故苟足以訖事則已矣豐城李君彝甫有文學旦評所尊稱晚乃屈就南廡試名在第三衆共惜之門人好事者取君所對策刻諸梓予得而讀之君信能事矣然由君言之當時寸晷之筆何啻芻狗君姑借此脫韋布蓋將有所行於時而豈以是爲有餘哉此非好事者之所得知也君非碌碌意積蓄必有深厚故余獨探其心表而出之

知己

跋王元高詞科擬藁 號稼村後國正添倅

我朝言治者曰慶曆元祐乾淳厥亦惟歐陽子蘇公兄弟周益國三洪氏以其宗工大手掌朝廷文字以爲纖籍粉澤功光當時垂休無窮豈曰小補之哉國於天地必有與立而尚論其盛則其渾厚醲郁光明俊偉百世之下想望風采必於斯文乎是稽傳曰皷天下之動者存乎辭辭之不可已也如是往時有博學科有宏詞科士各知所崇尚近世此學寖少於是而小詞科之制立其望於人甚約也而應令者迄亦落落人才於是少衰矣豫章王君義山元高自爲舉子時獨有志於此國家大制詔大誥令擬諸其形容者叢鉅册其能出章逢咕嗶之士矣元高登進士乙科調永州司戶參軍意若不自滿謀卒業以大科致身乃已予謂元高一命以上皆

斯文所擊不淺

可爲搤掣

雄心始氷釋

二字痛快有客氣然後有執拗

將有世道之責子歸而求之他日中興太平之盛所謂號令文章煥然可述以與三代同風者安知責不在子而正不必曰吾不得志於進士而退爲是也元高欣然納之遂存其說於帙尾云

跋呂元吉先人介軒記後

巽齋先生曰徂徠石先生名介質肅唐公名介鄭公俠字介夫半山老人字介甫凡有取乎介者其人必可觀也予嘗評之徂徠之介爲孤峭質肅之介爲直方鄭公之介爲敢決荆公之介爲執拗三公之介純於天資荆公之介雜於客氣介則一而其所以介則不同也予獨

懶宋朝元氣摩介甫一生

僞反行得去

守雌固可

悲夫强辯堅忍虛名僞行介甫以誤於其君以厲於其時至今天地易位人極不立皆此介之流也徂徠不得爲諫官唐公爭新法不勝發憤死鄭以一跌碌碌州縣不復能自振迅介美德也三公得其純坎坷於當世彼其角血氣之私竊名譽之盛而遺毒迨今日而未已嗚呼僞行之誤人而直道之難行久矣呂元吉之先人名介軒予不及識其人諸君品題類以爲言和而行果色溫而氣剛然則是介也視前三君子有光焉然君止於布衣懷其耿耿不見於用則君之所遇又爲不幸者雖然介在我幸不幸在天吾求無怍乎本心可矣何外物

雄心始氷釋

將有世道之責子歸而求之他日中興太平之盛所謂號令文章煥然可述以與三代同風者安知責不在子而正不必曰吾不得志於進士而退爲是也元高欣然納之遂存其說於帙尾云

跋呂元吉先人介軒記後

異齋先生名介質肅唐公名介鄭公俠甫凡有取乎介者其人必可觀字介夫半山老人字介甫孤峭質肅之介爲直方鄭公之介爲敢決荊公之介爲執拘三公之介純於天資荊公之介雜於客氣介則一而其所以介則不同也予獨也予嘗評之徂徠之介爲

二字痛快有客氣然後有執拘

憤宋朝元氣摩介甫二生

悲夫强辨堅忍虛名僞行時至今天地易位人極不立皆此介之流也徂徠不得爲諫官唐公爭新法不勝發憤死鄭以一跌碌碌州縣不復能自振迅介美德也三公得其純坎坷於當世彼其角血氣之私竊名譽之盛而遺毒迨今日而未已嗚呼僞行之誤人而直道之難行久矣呂元吉之先人名介軒予不及識其人諸君品題類以爲言和而行果色温而氣剛然則是介也視前三君子有光焉然君止於布衣懷其耿耿不見於用則君之所遇又爲不幸者雖然介在我幸不幸在天吾求無怍乎本心可矣何外物

僞反行得去

守雌固可

好大氣槩

之輕風氣淺薄其能刻厲矯揉以竊毅然丈夫之名者已不多見若夫以直自懲而毀方爲圓以就外物者多矣外物卒不可得而本心空自喪失是則介軒之罪人也元吉重念之哉

跋周昌厓南嶽六圖

扶歌植傾補空續高吾欲觀於嵩恒岱華其放六合於秋毫也耶

跋李孟博東山夢境圖

昔有得湘中老人誦黃老之詩於恍惚中者前輩謂其語趣極語非太白不能道今圖中武士所授孟博帙甚鉅庶幾亦有格力如此詩者列其中乎願出以示予當許君親見太白何但夢也然萬一太白詩其孫輕發藏寶或復遺六丁下問泄者書何在仍取以去君將無以爲東山鎮則不如勿出

跋周一愚負母圖

輕重可不載計

已未之變周君一愚家於狗咬石之下最先遇禍君從紀其狀諸公嘉其臨難識所輕重褒之不絕口予謂人其兄負母越溪以逃妻子溺死不能救也事平君爲圖子之事其親不幸而處人事之變急所急而緩所輕本心之不能不爾其於天則益非有一毫之增益也一愚

之處此豈其欲以爲高哉正可悲耳嗚呼自狗咬石之失險江右之父母妻子離散不知幾人覽君之圖豈獨爲其一家哭哉誰謀不臧一至於此昔魏陵繪襄樊之戰爲于禁屈伏龐德怒罵之狀將恥禁也彼禁敗事者見之宜發慚以死然龐德憤憤就殞使其骨肉見所畫像尚復何忍君此圖一開卷當一流涕母爲自苦予將請之轉示前之玩敵抽戒者使誤國者死有餘愧而君其庶少寬乎

題陳尚書昉雲萍錄

公守建陽人和政成皇曰來歸從橐斯榮我時在館望公珮珩公不我遐我德公誠公錄班如友朋公卿維公下士敬附氏名

題中書直院劉左史震孫雲萍錄

忠肅公朔人以直節名一代今中書左史負沉厚剛峭之氣以朔名齋蓋於高曾規矩焉其始聞其風令見其人輒書氏名昭與潔也

跋辛龍泉行狀

予昔待罪館閣辛君應始改官受龍泉來訪予語以山川風俗之故君離坐傾聽若謹識之他日予持節君適在部內知君廉且明於縣百姓有恩也會予罷歸後來

歡與悲固自倚伏

者於予尋仇幾累君。賴仁聖在上。君與予俱得免去年予忝爲郎。君來受倅。相見甚歡。俯仰且兩年。君季子過予。則知予去國未幾而君逝矣。君仕宦淮襄間。勤勞辛苦。德於人者深。予生晚。不及悉龍泉。予父毋旁國。予親友在焉。能言君終始無一日簠簋帷簿之跡。事實而有證。予是以信君之爲賢。悼君之不可作也。君季子以君狀示予。捧卷三讀。爲之哽塞。

詩本難神不神始可恨

跋蕭敬夫詩藁

累尤承蜩戲之神者也。運斤成風。伎之神者也。文章一小伎。詩又小伎之游戲者。秋屋蕭君自序其詩。乃有不克盡力之恨。昔人謂杜子美讀書破萬卷。止用資下筆如有神耳。讀書固有爲。而詩不必甚神。予謂秋屋藁亦云可矣。顧何足恨哉。予聞君之爲學。沉潛堅忍。恐其自得者深。克而至之有耶。耿耿詩之上者。

得相最之者

跋李敬則樵唱藁

三百五篇之詩。間出於田夫野叟之作。當時樵者固多。能詩。自晉唐來。詩始爲一道。而作者有數矣。今李敬則壯翁於詩太用工力。然猶不敢自以爲傑。謙而托諸樵。今樵安得此。可人其古樸之流亞歟。抑君嘗從蔡覺軒學庸齋復贈詩曰。男兒不朽事。只在自身心。君生武夷

此一轉大有氣力

唐人以窮宋人以貴

山下此晦翁理窟山林之日長學問之功深君非徒言語之樵也身心之樵何幸從君講之

跋劉玉窻詩文

予嘗造玉窻之廬環堵蕭然青山滿戶眞詩人之資也唐人之於詩或謂窮故工本朝諸家詩多出於貴人往往文章衍裕出其餘爲詩而氣勢自別予觀玉窻不特工於詩諸所爲文皆嘗用意而其爲人又魁梧端秀疑非久於唐人之窮其駸駸於本朝之風氣者乎玉窻劉氏名芳潤字元方五雲人

跋周汝明自鳴集

天下之鳴多矣鏘鏘鳳鳴雝雝雁鳴喈喈雞鳴嘒嘒蟬鳴呦呦鹿鳴蕭蕭馬鳴無不善鳴者而彼此不能相爲各一其性也其於詩亦然鮑謝李杜歐蘇自歐蘇陳黃自陳黃鮑謝之不能爲李杜猶歐蘇之不能爲陳黃也吾鄉周君性初善爲詩署其集曰自鳴予讀之能知其激揚變動音節之可愛而已予亦好吟者然予能爲予之言使予髣髴性初一語不可得也予以予鳴性初以性初鳴此之謂自鳴雖然凡音生於人心其所以鳴則固同矣

跋胡琴窓詩卷

此跋數語耳有山有詩有琴亦奇崛亦平淡非知音者不能聽不能讀

閑遠淡忘方受用得靖字

寫得靖齋本意

琴窓遊吾山所爲詩凡一卷或謂遊吾山如讀少陵詩平淡奇崛無所不有或謂讀琴窓詩如行山陰道中終日應接不暇詩猶山邪山猶詩邪琴窓善鼓琴高山流水非知音不能聽然則觀琴窓詩必如聽琴窓琴琴窓胡氏名日宣

跋趙靖齋詩卷

趙史君以靖名齋其與世澹然相忘而寄思於詩有冲邃閑遠之韻以靖爲受用也公歿其壻丞簿段君裒其詩爲帙出示於人而公之所以爲靖者始復表暴由公之本心豈計後人之知已哉段君所爲其盛德之不可掩也然則其翕也固所以爲張也歟

跋王道州仙麓詩卷

讀仙麓詩詩材政自滿天地間也杜太苦李太放變踔厲憀慄從李杜間分一段光霽如長慶集中君尊臣卑賓順主穆仙麓疑甚近之香山天資倜儻樂易其居又有疏泉鑿石之勝與一時名輩爲宮爲商九老圖中槩可想見仙麓屋九仙下其騎氣御風風流正自相接至其當春陵龍蛇起陸之際山窓晝永石鼎茶香微一日改其吟詠之度是丸倒囊矢破的無地不然也神人瑞士其氣爲清淑者爲一故心常得其自律自呂之妙仙

麓此集宜與長慶並行無疑。

題勿齋曾魯詩藁

勿。夫子語顏以作聖工夫也。作詩亦有待於此乎。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詩固出於性情之正。而後可。曾君魯擇言未爲不精。尚勉之哉。

跋惠上人詩卷

齊已賦梅。鄭谷爲改一字。師不覺下拜。予材不及谷遠甚。讀惠上人編不能措一辭。然則谷不可於齊已之不可。則可於惠之可。

跋道士婁君復詩卷

余去年行嶽麓下。遇山人譚彌明出處。謂入桂尭廟有彌明題墨在焉。世見石鼎聯句。高古奇崛。謂是昌黎寓言。今觀婁君三卷。則知彌明嫡孫正自堂堂也。何寓言之疑之有。

跋彭道士虛碧房

虛碧天。夢境也。黃州之夢遊於斯。夢夢境也。志和結房於山。虛碧其顏。援黃州夢也。今予爲之辭記。累夢也。雖然予焉得以爲夢乎。夫有大夢有大覺。君其問諸希夷先生。

跋番易徐應明梯雲軒

易之坎爲水爲雨爲雲而雲之象獨著於屯與需屯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需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言陰陽之氣交感而未成雨猶君子蓄其才德而未施於用時則君子養其氣體和其心志而居易以俟命焉易象雲者二以爲君子用世之象一以爲君子樂天之象易於進退行藏之義各有攸當予聞之聖賢畏天命而悲人窮未嘗不皇皇於斯世然方其初也守其義不隨世而變晦其行不求知於人修其天爵無所怨懟一日達可行之天下正已而物正而所性不存焉嗚呼聖賢非坐視民物之屯者而安於需若此則其道之所存也後之學古者宜可以觀矣讀豈華梯雲帙有感而書

跋隆興王邦立所藏元祐關書

昔者嘗讀坼者王承福傳見其自言操鏝以入貴富之家有一至再至三至而皆爲墟焉問之或刑戮也或子孫不能有也或歸之官也坼者棄官勳喪其土田手鏝衣食其色若自得疑若貴富者不可常而不如不有土田之愈也今觀王氏居豫章世守先緒保有元祐關書以迄於今子孫業詩書其門且將有興者則坼者終身

領語天來

理學丹頭

親歷之所感慨豈眞足以斷千古而信方來也邪雖然圬者爲不克肖者言也予爲善繼者言也韓公存圬者之辭戒也予爲王氏言勸也

題賈端老不忘室

凡道各有入處凡學各有悟處程氏以敬張氏以禮示人以從入也而遊於程張之門者或得於靜坐或得於主一或得於去一矜字悟之不必同也凡入皆以悟凡悟皆可入鹿岩賈君得不忘二字於水心先生之詩以名其室先生之詩崇好修而黜狥外賤決科而尊天爵一則因言而有悟一則因悟而示之以所入師友淵源之懿去之幾年猶將見之今其子孫純寶其祖訓二字勿替引之知悟幾矣讀水心詩尚求所以入門也哉

題張德從畏心堂

直本賢心旨

德從取其家橫渠翁畏心一語爲心法稱鄉前輩其子希明肯堂取而名諸爲家法稱賢士夫抑天下危莫危者心天下樂莫樂者心操而存之防其危優而柔之會其樂德從講學無不盡希明有所受之矣

題戴行可進學齋

乾稱進德者三而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聖人復申之曰終日乾乾行事也君子之所以進者無他法

天行而已矣進者行之驗行者進之事進百里者吉行三日進千里者吉行一月地有遠行無有不至不至焉者不行也非遠罪也戴君行可以進學名齋垂二十年前之進予不得而考也後之進予不得而量也獨有一言願獻於君者曰行行固君字也書曰行之惟艱語曰行有餘力中庸曰利行曰勉行曰力行皆行也皆所以爲進也不行而望進前輩所謂遊心千里之外而本身却只在此雖欲進焉得而進諸戴君求進者也而予言行予將有遠役其知行之理固審君之俯仰是齋也其亦反覆於字之爲義也哉

闡明理窟

跋周應可爲蔡德夫干藥物目子後

蔡德夫病且貧硯庵周應可過而顧之曰是不可坐視問藥於所知斯可謂知義之士矣予方杜門守約於所親厚未能以徧愛其何力及此顧友道久薄硯庵能崇篤如此是亦足勸厲薄俗敢不罄竭以爲之從臾云

跋彭和甫族譜

莆中有二蔡其一泒君謨其一泒京傳聞京子孫慚衰京所爲與人言每自詭爲君謨後孝子慈孫之心固不應爾亦以見世間羞耻事雖爲人後猶將愧之彭和甫之泒來自博士齊非玕後也今其譜牒併二族爲一本爲

君謨之後而引京以混之。人情固大相遠哉。予聞晉沈勁耻其父陷於逆致死以滌之。卒爲忠義。唐柳玭有言。門第高者。一事墜先訓。則無異他人。是以修已不得不至諸公皆勸和甫以自立。和甫而祖玭猶當爲沈勁和甫而祖博士柳玭之言得不勉乎哉。

跋吳氏族譜

自魏晉以來至唐最尚門閥。故以譜牒爲重。近世此事寖廢。予每爲之浩歎。今觀吳氏譜源於禾川之燕市。泝於西昌之白沙。自宋興以來衣冠燦然。蓋升學者二十有二舉於鄉者五十有七薦於漕者三奏於禮部。及精究科賢良科者九。而特恩封世賞拜爵者又三十有四人。盛哉可覩矣。自昔以知力持世功利起家有道所忌。傳不數世。惟詩書之澤綿綿延延。愈久而愈不墜赫而顯。孰與循循而至者哉。天下之理可久者必可大。吳氏代有人焉。其將有尤者出以其時可矣。

跋楊宰記曾氏連理木

右連理木記。誠齋先生叔父百里君筆也。乾道距今幾年。墨跡如新。曾氏之父祖子孫。其藏之也謹。也季淵來京師。携其所謂連理圖及諸名公詩記。凡一軸。而是記編於圖詩之間。季淵蓋將求表章於當世之有道。以廣

大其瑞以昌其先志會有取之以往而鄰火夜不戒是
軸併以煨燼季淵悼前輩之不復作而家世百年之寶
一朝而失之蓋於是記重致意焉初予讀其文愛之命
吏私識之別帙以備遺忘季淵不之知也及善本羽化
而楊子精神心術之烽然者獨在吾帙間曾氏之故穜
似墜而不墜猶賴有此則予昔也讀而愛之愛而識之
固默有以開其衷者夫物之存亡莫不有數而其既亡
而不遂亡不存而復終存者雖人力之偶及於是而識
者不敢諉之於數之外季淵喜予存曾氏之舊就俾書
之而予亦自以爲有功於楊子不敢辭季淵得此於鬱
攸當無所憾楊子而知斯文之不泯也吾知其亦爲予
欣然矣豈獨木哉

跋彭叔英談命錄

命者令也天下之事至於不得不然若天實使我爲之
此之謂令而自然之命也自古忠臣志士立大功業於
當世往往適相解后而討其平生有非夢想所及益不
幸而國有大災大患不容不出身扞禦天實驅之而非
夫人之所欲爲也當天下無事仕於是時者不見兵端
豈非命之至順蓋至於不得已而用兵犯危涉險以身
當之則命之參差爲可閔矣士大夫喜言兵非也諱言

所以先生一委於命無所規避

通天下統國運而爲命公自任之重如此

心想得到故事亦做料倒

兵亦非也如以爲諱則均是臣子也彼有王事執掌不遑啟居至於殺身而不得避是果何辜吾獨何爲而取其便如以爲喜則是以功業爲可願鰓鰓然利天下之有變是誠何心哉是故士大夫不當以爲諱亦不當以爲喜委質於君惟君命所使君命卽天命惟無所苟而已星翁曆家之說以金火羅計孛皆爲主兵之象遇之者卽以功業許人十一曜之行於天無日不有無時不然人物之生亦無一日可息是適相值者亦時而有之也治亂本於世道而功業之顯晦關於人之一身審如其說則人之一身常足爲世道之軒輊有是理哉聖賢所謂知命俟命致命皆指天理之當然者而言是故非甘石所曉彭叔英儒者也而星翁曆家之說尚不免膠固歐陽巽齋先生旣具爲之辨予復備論之叔英持以復於先生

跋王金斗談命錄

萬鍾浮雲我有靈龜季子伯仁得甲奚爲俛仰利害桔槔夏畦彼昏不知彼昏不知噫王君又從而鼓之舞之邪

跋劉父老季文畫像

州有父老季文書若干月給廩俸若干太守歲二月出郊號

爲勸農則名是二三父老者俾聽勸戒之辭吾農實無所聞其代而聞之者斯人也田里有疾痛或水旱則父老以其職得轉聞之長民者然則其事亦不輕矣劉季文齒望八袠蓋父老之一以一州之人高年者蓋多矣而劉得以壽考隸官之籍且其得祿如在官晚節有光焉一日以其喜像來求贊予觀其田里淳龎之狀山林朴茂之氣得壽於世非曰偶然嗚呼鳶肩火色騰上必速者非人間永器虎頭燕額當封侯萬里外亦幾勞苦拂亂之甚劉雖貌若甚朴者然終身田里無辛苦之態以至於壽富貴之樂顧足易康寧哉是亦云足矣予未暇贊因備誦其爲人聞者倘有利於斯言乎

叙出黃虞鼓腹之樂壽仙仙矣

跋李氏譜

族譜昉於歐陽繼之者不一而足而求其鑿鑿精實百無二三原其所以蓋由中世士大夫以官爲家捐親戚棄墳墓往往而是雖坡公不免焉此昌黎公所以有不去其鄉之說也友人李希元示予家傳自唐西平忠武王子憲至其先人十數世墳墓皆在目睫亦可尚哉使昌黎公見之亦將以美楊少尹者美之矣予家本石室蓋無可疑而自出蜀以來未免與蘇公同是一慨方擬乞身後即六七世墳墓可考者取蘇公族譜引而損益

誠稱遙遙華胄

之使世之子孫執爲典要且以楊侯不去其鄉而未能也觀李氏之族譜重有感於昌黎之說云

贊

巽齋先生像贊

歐陽巽齋望宗六一辛丑掇科親老謝職色難愉惋思報親恩學通經史有本有根司戶虔州化被蠻貊別駕建昌益樹名節轉官秘著不爲苟訣說書崇政講貫唐虞都官刑曹讞獄詳備考文成均濟濟多士疏抗龍顏宜絶嗜好欲心一萌良心隨耗天子嘉納年高與祠橫經論道一世宗師及門之徒不將卽相河汾王通雲龍下上名齋以巽殊非過情六一之學實傳先生

贊龔知縣龍

龍猶有欲垂顧就豢孰知吾龍頭角霄漢舜卿之筆子輝之德往來清風霖雨八極

贊程縣丞龍

蟄於滄洲驤於海垠憫四域之焦枯遽奮爪而張鱗固將神變化水下土豈直嗔蛙躁蟹役役於形氣也邪

太古詰銘

贊何了翁帳龍

淵蟄其直雲發其神爲道不泥遇止乘行是爲龍之靈是何君之所以名

星匡之戴蒼角之枸於達何有

贊三山莊之龍魁星

太極初開卽有星紀字始蒼頡科始漢氏後人因之爲鬼爲斗乾元坤元非德非有曷哉莊君明辨審察在邦必達在家必達

贊沈俊之筆

厥體孔良厥心孔端資汝心匠達我心官

自贊此公就義蒭束帶中者蓋絕筆也

孔曰成仁孟云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

銘

彭叔英砥齋銘

爵祿之石厲世磨鈍頑夫奔走廉隅蕩盡中流之柱障山囘瀾岩岩具瞻千古如山嗟今之人模稜義利金銀銅鐵攬爲一器淬去穢濁刮出光明他山之石有如斯銘

義利爲人模稜攬混能刮出光明砥之力也

黃山人羅鏡銘

陟彼高岡相其陰陽因以篋之終然允臧

辭

劉良臣母哀辭

維婦德之中正兮昉乎人彝彼美其盛壯兮甘白首於

一發夫仁者必有壽兮及耄而望期頤夫有德者必有後兮紛四世其蕃滋嗚呼全而生之兮必全而歸之從一以終兮尚得正其何悲

贈人鑑蕭才夫談命

歲單閼人鑑蕭才夫過予以予命推之言頗悉是秋迄次年予所遭無有不與其言相符噫人鑑其神已爲之辭曰眇陰陽之大化兮布濩垓埏出王游衍之度思兮曾淺淺乎爲天自青紫食窮經之心兮惟詭乘之而相挻竊掠五緯之膚兮誑其愚以自賢方疾其拂耳騷心兮羌作炳於眇綿將事實與行會兮抑抉幽而鈎玄予將窺前靈之逸跡兮就有道而正焉

布濩處誰其隻目惟膚竊弄人

鄒翠屏改葬哀辭

霜露成氷兮寒谷悲陽春歸兮草萋萋君一去兮何之造舟爲梁兮車馬悠悠朝出遊兮暮歸休君一去兮誰留君故人兮如雲白髮兮繽紛高臺曲榭兮如昨歌舞兮成陳君自蒔兮桂花昔芳稚兮今婆娑秋香飄兮九霄君不見兮柰何

吳伯海自號滄浪爲徐徑畈所喜携諸公詩來訪因有感作滄浪歌并呈巽齋先生

世混濁而不清兮蟬翼爲重千鈞爲輕彼滄浪其無據

末語楚些

以蒙莊語作屈平騷

兮何纓非足何足非纓嗟靈均之好修兮安能受物之汶汶湛泥揚波以相從兮羌不知漁父之用心營營而歌鼓枻而行噫漁父其何如兮棹頭乎靈均

說

答歐陽秘書承心制說

龍溪友議好事者爲之不知其誰何也巽齋歐陽先生爲之辨以書來曰君所處變之又變而或者於無過中求有過援經引古皆不類而又鍛木摹紙流傳四方莫曉用意所在君於國於家公私得失自了然於心雖不必較畢竟此於世教人倫有關繫不可以流俗誤方來所以怫然不能自已於言也嗟夫先生所以主張名教愛惜後學至矣抑先生就其爲說區別禮文之隆殺極其精微只如此固已明甚然兩家事實猶有非先生所盡知者若其初於倉皇中處此則不過從吾事實順事理之本然者而行之固不待如此鉤索精微而其當然之路自燦然可見也初此母嫁先伯祖生男三長曰行一是爲先伯次爲先人又次曰信是爲先叔女一是爲吾姑先人生歲餘嗣先祖後先叔既生而伯祖方殁已卯而後此母適劉鞠劉前室之子曰敏曰午而自生二女一男二女今各有歸男曰欽出繼於黃塘劉氏在文在

劉通男女爲七非適劉之日淺於適文文有子而劉無所出也當先祖存先人篤於生母則衣食敬共之丙午先祖歿先人始迎致就養然劉之子諱得不養之名歲輒取養二三月至丙辰以後其始專其養而歲時劉之子孫族黨絡繹起居曰母也伯叔母也祖母也伯叔祖母也此母非以在文而諱其在劉劉亦非以其在文而不之母也當其在文特文有能養之資得以遂其敬愛之情而名義之爲劉自若也是以歿之日其子午其孫伯疹弁喪於西昌其二女各以遠近來赴其劉之族黨編素哭倚於道書銘旌曰劉吾鄉人見者以爲是固當然無所不安也固非曰未屬繼爲文既屬繼而名之曰劉而制禮爲是嚴也彼好事非爲文爲劉之族黨媚親又非里巷父老知事之悉主於騰謗故亦不問事實如何而侮經慢法苟可以媒蘗者不遺餘力若曰文致綱常之說以壓之則可覆其終身云爾險哉其用心乎先生辨之得其槩矣要其肯綮數語可以破之彼之說曰在其當書申心制姪孫而銘旌當書故伯祖母其氏此十一字殊不類學者語此母從其實則先人本生母也平居無所於名則從其前日之位曰伯祖母如以義斷於稱謂亦恐未安而欲自名曰姪孫得乎心制而曰申

繼新綿人死置口鼻以候氣之絕否此云屬纊者蓋以斷死未死言也

歷歷數語
[illegible]

層層駁來
不假餘力

稽之禮律曰子爲所生父母也曰弟子爲師也苟曰姪孫矣則何爲下得申心制三字乎劉午之於几筵書曰先妣某氏之靈而書疏謝其鄉人自書曰孤哀子劉某以孤哀子爲妣作喪主不爲當乃欲書姪孫以主伯祖母之喪語之三尺之童然乎否乎以四十七年婦於劉母於劉而一旦瞑目乃使之不得爲劉母則劉之子若女哭劉母乎哭文母乎使劉母廟祀文母乎祀劉母乎且夫在文氏則生先人而出繼於先祖在劉氏則生欽而出繼於黃塘之劉其事體一也今欽爲人後不得而服本生母亦止於申心制某方之於欽情義若何而曰意其必衰麻其服乃寂無聞焉何其無稽之甚乎親喪人所自盡以義起禮此母爲先父本生母在先父不及申心制在某遂承心制吾所自盡何與乎或人而或人詆毀之至此某非惟不必辯彼亦不足辯也獨此心不可不明於先生故具述於此以復命而不傳焉

吳郎中山泉說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道體流行之妙往來而易見者惟川流爲然聖人發其端倪欲學者體認省察而無一息之間斷也後千數百年程子始默識而指以教人曰其言只在謹獨聖人言道之旨學者入道

之門於是而深切著明尚書郎吳君正夫名蒙因名取象有合於下坎上艮之卦遂自命曰山泉君所以從事則又取二程上蔡和靖晦翁凡諸言敬者識諸座右易以養正爲聖功而養之方未之及也吾獨見自得及從敬入則豈泛然而用吾力也歟夫川之水道之體也山之泉性之象也是故善盡道者以敬而操存之則猶之川而不息焉善盡性者以敬而涵育之則猶之泉而不雜焉蓋有欲則息惟敬爲能不息有欲則雜惟敬爲能不雜君之所以見易其猶程子之所以見夫子歟雖然川上之事純亦不已誠者之天也泉猶性也泉動而出猶性動而爲情也是則有幾焉誠無爲幾善惡始以敬而持此幾終以幾而達此誠則山泉其川水之源川水其山泉之流會而通之混然一貫故曰敬者聖學成始而成終者也君講切熟矣愚也不敏方願學乎此尚從君質之。

徐應明恕齋說

自漢儒以大中訓極而極之流遂爲苟容至先儒以極爲四外標準而學者始知極自唐儒以博愛謂仁而仁之道遂爲小惠至先儒以仁爲包四德而學者始識仁自漢晉以來有恕已恕人之說而恕之弊遂爲姑息至

言言本之伊洛闡得明白

混出朱子盡已工夫

先儒以恕爲如心而學者始明恕聖人浸遠道學無傳於是漢人之中庸唐人之模稜皆足以自附於此三字之義天下之不見聖久矣尚賴伊洛諸君子出而抉聖經千載之秘而後之學者遂得襲其遺餘以求進於道雖然如心之事亦有所用力焉榛傳專言恕者其事有二子曰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大學言上下前後左右有絜矩之道此言如愛已之心而愛人者也大學言有諸已而后求諸人無諸已而后非諸人此言如治已之心而治人者也然而如愛已者固然未能强於自治則是以不推已及物亦必不得其當然窮理正心如治已之心而治人則先儒必以强於自治爲本蓋未能窮理正心則吾之愛惡取舍未必得正而正之身爲標的將使天下之人皆如吾之不正而淪胥以陷則吾之爲恕者豈不相遠而吾夫子所謂終身可行者豈若是哉故夫論語一貫之恕中庸違道不遠之恕又必以忠並言蓋惟忠而後所如之心無往非正而凡窮理正心强於自治皆求以不悖乎忠而已也抑予聞之論語之忠恕至誠無息而萬物之各得其所也聖

人之事也中庸之忠恕盡己之心而推以及人也學者之事也吾儕小人由前之所以用力者求之以進於中庸之忠恕則聖人忠恕之天豈曰已之菲薄而無足以進諸曾子之唯哉願與徐君講之

勉耘說

百聖在天六經行世譬之五穀皆美種也錢鎛必痔荼蓼必薅既堅既好實頴實栗不然畚鍤蜀之蹲鴟拾燕趙之棗栗而吾未嘗不飽也嗚呼此豈樂饑常法哉彭君奇宗之爲學也知所以種而以勉耘顏其堂其必自五穀始是穮是蓘必有豐年奇宗侯之

何瞻程名說

予同年何君時任廬陵縣尉尉廳洛人太中大夫程公珦嘗屏居之後人爲建公祠又建堂曰晞程志遺跡也何君生子吏舍溫公之父生於池溫公生於光名之所起率從其地君之名子以吉宜也而官於吉者多也顧瞻斯堂取義甚大其當名之以晞程程本爲大中設何君名其子則以大中之子望之徵說於予予曰大哉名乎其何如而塞之哉漢司馬慕龐相如自名曰相如本朝有錢希白之類希樂天者也功名文藝之士事爲之粗迹筆墨小技抵掌馳志刻心若思步驟之不難若夫

正心修身窮理盡性通天地之化達聖賢之蘊如程夫子者其何以望於孩提哉雖然大中之在黃陂二夫子生焉其初固亦區區一尉之子耳洎其來廬陵二夫子年甚幼則亦童蒙也初何以自別於常兒然其後受學於春陵追繼孔孟卒以其性命道德之說爲諸儒倡聖賢豈別一等天人爲之苟有六尺之軀皆道之體不可以其不可能而遂自暴自棄也且夫昔之爲程也難今之爲程也易中庸之學千數百歲不傳二程獨發關鍵直睹堂奧此其事百倍其力而後能今讀程之遺書考程之行事作聖塗轍瞭然可尋一日用力事半而功倍吾儕小人獲生斯世講聞私淑之緒餘非如漢唐儒者之寡陋蒙賴福澤深自慶幸不敢以不自勉況夫青原之山川不改少府之堂宇如故二程事親從兄於此誦詩讀書於此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百世之下居乎此者猶聞風而起況去之二百年之近乎此何君義方之所爲汲汲也至於晞程之工夫當自主敬入然此大學之事今其爲赤子何君養其氣質莫重於習古有胎教況於襁褓自其能言能行以至於入小學使之灑掃應對進退周旋先知所以爲敬周匝而無欠深穩而有本然後可以語晞程之事習

於上則上習於下則下是一幾也何君謹之哉謹之哉

君字了翁臨川人晞程生巳未三月

王通孫名說

王君元剛生子名曰通孫初元剛夢有通守來謁排闥入堂闖驚寤巳而左右遂有娠既生名之志所夢也予謂元剛名子之義甚大而其有意於斯夢也殆不其然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也人以其血肉之軀而合乎太虛之生氣夫然後絪縕化育人之質巳成而健順五常之理附而行焉其聚也翕然其散也霍然天地之化盈虛消息往過來續流行古今如此而巳輪廻之說佛者有之苟自孔氏不當以爲信然且夫人有此身即有此理詩曰有物有則孟子曰形色天性也聖賢之學主乎踐形而不願乎其外元剛之教子望之以通於性命之正以無負乎天之所以與我者其獨善也邪其遂符所夢也邪其復過之也邪皆非所必計也人之得形於父母而毋忝爾所生達不離道窮不失令名決性命之情以養富貴富貴未必可得而性命已失其正此天下人子所以陷於失身者多矣不敢不勉而有知也不敢不告諸爲人子者元剛爲人之父亦爲人之子者也其達此悉矣予也言之其子之長也

庶幾其有聞乎因預定其字曰思爲其長子也以伯冠之濂溪著書曰通微生於思不思則不能通微嗚呼思則得之人人有貴於已者弗思耳尚勉之哉元剛名義端豐城人通孫生戊午今四歲云

陳逢春肖軒說

陳逢春景茂幷軒先生之子也幷軒名鳳官至朝奉郎監行在豐儲倉其爲人剛直有守與趙東野齊名於玉虹翠浪間平生游吳履齋包宏齋嚴華谷諸公之門諸公器之不置也未及用不幸棄世景茂幼孤長而有立自號曰肖軒有志乎其先人也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世之所謂狼疾人不肖子豈其性然哉志不存焉耳志之所至事亦至焉夫肖之道亦不一矣奮建肖其性者也談遷肖其業者也彪固肖其文者也義獻肖其書者也環顣肖其位者也凡爲人子者苟有一節不忝乎其前其亦無愧於名父之子哉蠱初九之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易之所謂意景茂有之矣書曰若考作室厥子乃弗肯堂景茂必無是也尚勉旃哉

送呂元吉麥舟說

呂元吉盧陵之名族東萊之近裔也皇皇充充以母喪淺土未畢大事將以石曼卿自命而求以忠宣麥舟之

事望於人自薄者而觀今世可復得麥舟乎以愚論之麥舟固可復得借令不得聚麥成舟猶可及也傳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又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中原文獻前輩典刑遐乎邈哉不可尚已然親親以及物愛其父母以愛人人心天理油然於不忍人之際者豈以宇宙隔古今間哉呂君行矣昔人有言子母謂秦無人

龍泉縣上宏修橋說

修橋闢路佛家以爲因果世之求福田利益者所以樂爲之趍而佛家者流所以積心竭力勤苦奉承而不之厭也予過泉江道上宏聞有郭公者主石橋之役蓋毀家以成之而僧曇發則朝夕爲之督其事頗難其力不倦其心益可取焉邀予爲之疏惟予不得以預斯舉也

善念老而彌篤

郭老矣迫於其請則念儒書中是亦爲濟人之事雖其事之偏而視夫拔一毛不以利人而但腹人以肥已者爲有間矣郭公之所爲若此是邦之人若士觀感動悟其能以自已於心乎夫善者性之所自然爲善者人之所同欲罔俾郭公專美是邦可也而豈必曰福田利益之故哉因書以畀曇發使持示邦之可語者

感動在微

葉按勘社倉記

社倉之法阜陵下之四方而周人委積之意復續於二

隨力爲義是接引妙法

千歲之後文公請也公畏天命悲人窮汲汲焉於當世天之所以予之者不輕而得於其時者復厚天其有以行之也挍勘葉君重開無一命爲之階而倡率同志嘉惠閭封已能鑿鑿精實使君得志於世文公之議將次第而充之昔劉煇僉判時得俸不以自贏輒買田贍族或謂范文正公此志三十年非叅大政則有不愜焉者矣煇爲小官乃能隨力爲義可不謂賢乎煇之於文正君之於文公事有大小世有難易心之所推則吾無間然矣君雖布衣尚何不滿乎哉

與濟和尚西極說

古人看書必了了

大捧喝語

禪機

天有南極北極北極天帝所居南極惟南海上髣髴可見非天之南北也自中土而論爲人世南北之極耳天之所極實不可知淮南子言禹使大章步自東極至於西極堅亥步自北極至於南極此亦姑舉地之極而言觀禹貢所載禹跡不爲甚遠淮南子之說信有之乎惟漢張騫曾窮西方幾萬里而還不知是時騫何以未嘗及佛土後佛自西域來又不知佛生處與騫所經歷相隔幾何敢問濟和尚西方有極處無極處作麼生和尚未對旁有童子謂予曰日入處不知去人幾千萬里吾舉目即見吾不學佛佛何必西方和尚合掌作禮而退

大手段人
大快活事

慧和尚說

予里南禪寺上座曰慧慧早爲通人得畫法於里之名手挾是出四方會留京師復得相與傳神法於異人自此覽觀山川之勝游歷人物之會足目高遠迥長數格既數年厭薄世俗謂天下事止如是觀不如削髮遂爲僧蓋牧湖海豪氣一歸山林者也然技癢卒不能自禁歲爲星源神像軸若干春夏輒有遠役初鬻本祠下神與慧若相宜者大家豪人見輒動心疊疊不愛金繒以致之得之者咸指目以爲川僧所爲自是四方游山上者無畫以歸謂爲徒行爭致饋稟中約隔歲取償慧輒如期往謹曰川僧來矣取畫者塡門慧徐開篋笥如約分付不半日畫盡矣若是者年久遂爲例今人親戚交友之間才有一錢利害寄諸其手皇皇然惟恐人負之以數千里不相知之僧相期於一歲之外求之也若懇寄之也如棄人情豈大相遠哉藝之動人一至於此慧之畫其流傳多矣獨相與傳神秘其術不輕售間與予言相頗肯傾臆事多如其言然每會聚輒睥睨不已予知其欲傳神也越數年竟不下一筆予今年偕弟過山中坐定慧忽躍然起倉皇索筆不再注視揣畫不踰刻而予兄弟二人欹嶔之狀已宛宛如活一坐烘堂一日

慧傳神者
公又傳神
之神者

一幅忠孝歸朝圖慧之筆耶公之文耶

用繒一幅置予於前予弟於後冠八角巾着道服前者垂臂以執袂後者歛手以銜袪又作幼弟背像手持孝經一卷上紀移忠孝一章若將獻諸二兄左爲海潮淘湧澎湃濤頭有數丈之勢一金龜隱見出沒於沆漭之間題曰忠孝歸朝慧之用意亦勤矣因聚觀者與慧共評之爲之大噱迺指潮而言曰予寧駕絕海之颿以突魚龍之變恠乎將極目於南龕北赭望洋而不濟乎寧揚清激濁以吊鴟夷子之遺乎將波流瀾趍以嬉戲於杭人之旗鼓乎寧依乘於鰲遊鯤化之會乎將有醎有腥有滑有腯姑苟膳羞以自活乎寧泅不已以取衝擊乎將知止知足與汐水俱爲縮乎寧與波上下屑屑於朝夕之往來乎將觀陰陽之進退察日月之盈虛翺遊於六極之表乎質之予弟予弟笑而不言問之慧慧曰區區何足以知之予於是服慧之得予貌而知慧之猶未得予心也因爲紀其能事之本末以謝其勤并具予之所以言者噫亦安得知心之士而與之語哉

深衣吉凶通服說

深衣篇大槩三節第一節言其制短無見膚長無被土以下是也第二節言其義規者行舉首以爲容以下是也第三節言其用可以爲文可以爲武以下是也此雖

三節然畢竟義爲之主故篇首曰以應規矩繩權衡其文坦易明白前輩解之悉矣獨吉凶通服猶有可疑或謂考之本篇曰可以爲文可以爲武可以擯相可以治軍旅而不曰可以吊喪可以受吊曰善衣之次而不曰喪服之次雖其間有孤子則純以素一語近於喪服則又曰鄭氏注年三十以下無父稱孤則是無父而服此衣當用素純耳非孤子於居喪之中可以此代喪服也其必以爲吉服之說如此然愚嘗參互經傳博采旁證則此雖吉服未見其不可通於凶事按檀弓將軍文子之喪旣除服而後越人來吊主人深衣練冠待於廟垂涕洟注云深衣練冠凶服變也蓋旣除喪則不當復衣喪服故以深衣受吊以喪服一變而即用深衣則深衣雖謂之喪服之次可也雖與善衣之次之說相反正足以見其互相發明耳按曾子問親迎女在塗而壻之父母死如之何孔子曰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趍喪注云婦人始喪未成服之服蓋成乎婦則成乎婦服惟其未成婦也不可以衰故趍喪以深衣然則此亦凶服之變也今世女子未聞有服深衣者然以此事考之凶事而可服其服於吉事可知也注云禮教久廢故女遂廢此衣耳按雜記大夫卜宅與葬曰有司麻衣布衰注曰麻

衣白布深身而著衰焉此服非純吉亦非純凶也夫衰凶服也深衣吉服也衰之下有深衣焉故非純凶深衣之上有衰焉故非純吉由此論之深衣不專用於吉事又可見也按間傳大祥素縞麻衣注云麻衣十五升布深衣謂之麻者純用布無采飾也益大祥已除衰杖本須服吉然使便用采飾之服則孝子之餘哀未忘必不安於此故魯人朝祥而暮歌子路笑之有子既祥而絲履組纓記禮者譏之此所以用深衣者蓋在不衰不采飾之間也按喪服記公子爲其母麻衣縓緣注云麻衣小功布深衣以麻爲小功布者以大功降云公子之庶昆弟爲其母若父卒爲母大功父在降大功一等用小功布深衣以此證之深衣固爲大祥之服而亦爲小功之服但大祥緣以布小功緣以縓耳夫以深衣正篇本專爲吉服而言然畧以此數節推之其於凶服亦自可通大槩喪服皆用布而以精粗爲輕重之等鄭氏云深衣用十五升布鍛濯灰治升八十縷則是千二百縷爲經此今世極細之布也然則深衣之所以爲吉服者以其布之精密又布易得而難損取其貴賤可以通服經所謂完且弗費注所謂可若衣而易有者也而揆之喪服則用布適同而爲色又相似且經鍛濯灰治故止可

用於服之輕者耳非如他衣服用繒帛采色則專當施於吉而不可通於凶也此正如近世涼衫耳皁陵以前士大夫皆以爲會聚之常服其後遂於吊喪用之則亦以其顏色可通之故正此類也但是深衣之制領緣不同其間純以績者乃是以盡飾爲美此恐專爲吉服而不當與凶服通至於用素用緣自是喪服本色獨用青者則通於吉凶之間皆無舛耳若夫冠屨一節却欠商議今人謂服深衣必須用其冠其屨此恐未明蓋冠屨之制深衣正篇既不曾見明言而其散見於他傳者其冠亦各有變如將軍文子之喪主人深衣練冠是受吊之時方用練冠也其施之吉則固有他冠矣如女用深衣之縞總則趍喪而後變用縞總也其在平時必他有以爲之總者矣又如漢制乘輿服深衣則用通天冠高九寸是天子而後有此冠也推而下之諸侯大夫士以至庶人豈當拘於一冠矣乎切意深衣有一定不易之制而本篇所以不載冠屨者恐冠屨當是從時耳何以辯之夏之冠曰毋追殷之冠曰章甫周之冠曰委貌又曰元冠三代之冠其制已各不同有虞氏深衣而養老則深衣自虞氏已有之此時自須用虞氏之冠尚不及有三代之冠也又安得所謂其冠者以是推之深衣則

古矣而冠屨當無定制也孔子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衣少所居之服冠長所居之冠二者參用各隨其宜初不必曰魯服則魯冠宋冠則必宋服也以聖人之於時且然況今世而服深衣者其爲冠屨也既不載於經則其隨時也爲得矣必欲用其冠其屨則恐又失之泥也然則所謂隨時者宜何如其以深衣爲吉服則今之緇冠爲不必易也如其以爲凶服則受弔者固當以檀弓練冠爲法而往弔者亦須如之玄冠不以弔故也嗚呼禮之時義大矣哉器數之精微制度之詳密雖以夫子之聖不敢自謂生知而屈意於一間區區何人乃敢率其胸臆評論千載之上多見其不知量也雖然亦識其所見云爾尚以俟有考者

中華書局圖書

俊 卷十九